

北史

傳心三之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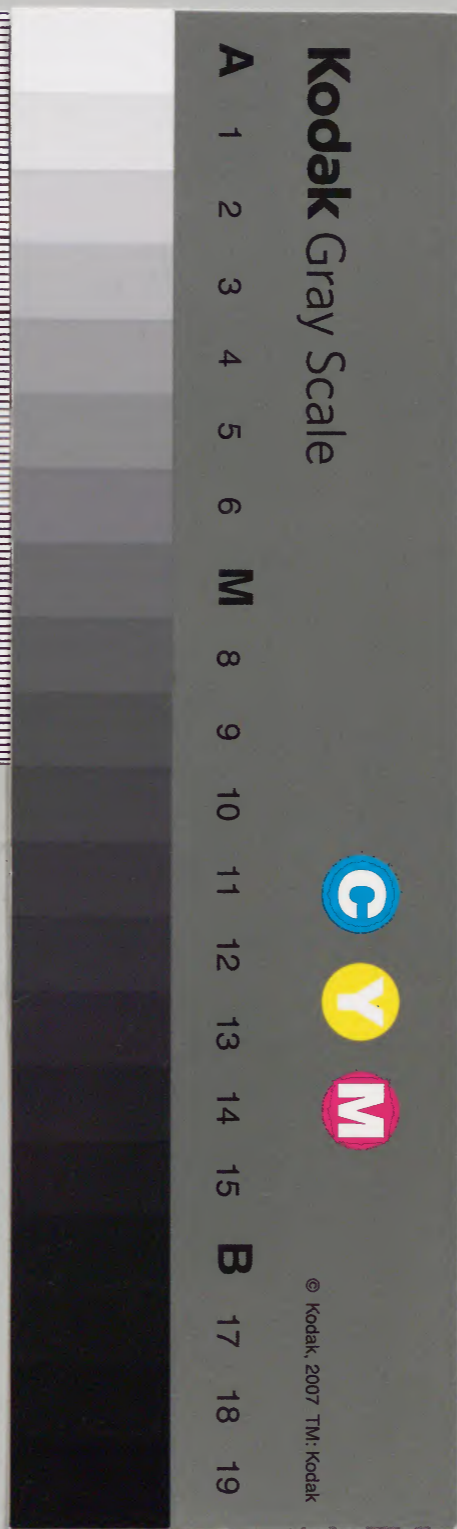
東 京 圖 書 館			
漢書門	正史類	函架	一號
三	〇	〇	〇
冊	號	架	號

漢 書 門			
類	號	函架	五九五九
三	〇	〇	〇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漢	五九五九
冊	三〇〇
函	一二〇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959
冊數	30 (12)
函號	320 32

共三十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王慧龍 玄孫松年

五世孫劼

淺草文庫

鄭義

孫述祖 叔孫徽

從弟孫道邕 族孫偉

道邕子

王慧龍太原晉陽人

晉尚書僕射愉之孫散騎常侍郎緝

之子也幼聰慧愉以為諸孫之龍故名焉初宋武微時愉

不為之禮及得士悅愉合家見誅慧龍年十四為沙門僧祿

所匿因將過江津人見其行意無恙疑為王氏子孫祿稱

為受業者乃免既濟遂西上江陵依叔祖忱故吏荊州前

中從事習辟強時刺史魏詠之卒辟強與江陵令羅脩前

別駕劉期公士人王騰等謀舉兵推慧龍為盟主剋日襲



州城而宋武關誅之卒亦憫江陵有變遣其弟道規為荆
州衆遂不果羅脩等將慧龍又與僧彬北詣襄陽晉雍州
刺史魚翼宗之資給慧龍送度江遂奔姚興自言也如此姚
泓滅慧龍歸魏明元引見與言慧龍請效力南討言終俯
而流涕天子為之動容謂曰朕方混一車書席卷吳會卿
情計如此豈不能相資以衆乎然亦未之用後拜洛城鎮
將鎮金墉會明元崩太武初即位咸謂南人不宜委以師
旅之任遂停前授初崔浩弟恠聞慧龍王氏子以女妻之
浩既昏姻及見慧龍曰信王家兒也王氏世豷鼻江東謂
之豷王慧龍鼻漸大浩曰真貴種矣數向諸公稱其美司
徒長孫嵩聞之不悅言於太武以其遠服南人則有訛鄙
國化之意太武怒召浩責之浩免冠陳謝得釋慧龍由是
不調久之除樂安王範傳領并荆揚二州大中正慧龍抗
表願得南垂自效崔浩固言之乃授南陽太守安南大將
軍左長史及宋荊州刺史謝晦起兵江陵引慧龍為援慧
龍督司馬靈壽等一萬人拔其思陵戍進圍項城晦敗乃
班師後宋將王玄謨寇滑臺詔假慧龍楚兵將軍與安頡
等同討之相持五十餘日諸將以賊盛莫敢先慧龍設奇
兵大破之太武賜以劍馬錢帛授龍驤將軍賜爵長社侯
拜滎陽太守仍領長史在任十年農戰並脩太者聲績招

攜邊遠歸附者乃以家號為善政其後宋將到彥之擅道
濟顛頓淮穎大相信諒慧龍力戰屢摧其鋒彥之與友人
蕭斌書曰魯軌頑鈍馬楚羸狂亡人之中唯王慧龍及韓
延之可為深憚不立忠儒生懦夫乃令老子訝之宋文縱反
問云慧龍自以功高而位不至欲引寇入邊因執安南大
將軍司馬楚之以叛太武聞曰此必不然是齊人忌樂毅
耳乃賜慧龍爾書曰義隆畏將軍如虎欲相中害朕自知
之風塵之言想不介意也宋文計既不行復遣刺客害
伯購慧龍首二百戶男絹一千匹玄伯為反間來虜人
言謂慧龍疑之使人探其懷有尺刀玄伯叩頭請死慧
龍曰各為其主也吾不忍害此人在也言義隆戒心未

已不殺玄伯無以刺將來慧龍曰死生有命彼亦安能害
我且吾方以仁義為干函又何憂乎刺客遂捨之時人服
其寬恕慧龍自以遭難流離常懷憂懼乃仿然泣子胥文
以寄意焉生一男一女遂絕房室布衣蔬食不參吉事舉
動必以禮太子少傅游雅言於朝曰慧龍言之遺孝也撰
帝王制度十八篇號曰國典真君元年拜使持節安南將
軍武寧鎮都副將未至鎮而立臨沒謂功曹曰唯曰吾羈
旅南人思并舊結家聖朝殊特之慈得在墻場效命誓願
鞭屍吳市誠墳江陰不謂與女此意遂若嘆柳魂

國靈也亦何斯公上脩短命也夫復何言身歿後之葬河
內州縣之東鄉依古墓而不墳足藏骸骨而已庶其魂而
有知猶希結草之報時制南人入國者皆葬之乾睦等申
遺意詔許之贈安南將軍荊州刺史謚穆侯友人及將士
共於墓所起佛寺圖慧龍及僧形像而讚之曰玄伯感全
宥之恩留守墓側終身不去子寶興龍壽寶興少孤事母
至孝尚書盧設妻崔浩女也初寶興與母及設妻俱孕浩謂
曰汝等將來所生皆我之自出可指腹為親及昏浩為撰
儀躬自監視謂諸客曰此家禮事言盡其美及浩被誅盧
設後妻寶興從母也緣生沒官寶興亦逃避未幾得出盧

設妻時官賜度之冠高車滑骨寶興盡責其性自出
之以歸州辟中從事別駕舉秀才皆不就
龍壽封長社侯龍驤將軍巫子瑒及龍壽子世珍孝又賜
名馬大和九年為典寺令十六年降侯為伯帝納其長女
為嬪拜前將軍并州大中正始中為光州刺史有受納
鄉官為中尉三顯所劾然得免神龜中除左將軍充州刺
史去州歸京少年沈滯所居在司空劉騰宅西騰雖勢傾
朝野初不候之騰既權重吞并鄰宅增廣者皆唯瓊然不
肯與以此久見屈抑瓊文過范陽盧道亮不聽歸其家
女卒無子瓊仍葬之別所家不即塞宮於墳內哭泣

久之乃掩當時陰怪一加以驚疾每見道俗乞丐無已造
 次見之令人笑愕道逢不保廣平王讓據鞍抗禮自言焉
 瘦懷即以誕焉并乘兵與之嘗詣尚書令李崇騎馬至其
 苦閣見宗子世哲直問繼伯在否宗趨出璽乃下崇儉而
 好以紙帖衣領瓊晒而製去之崇小子青眊嘗盛服寵勢
 亦不足恨領軍元叉使奴遺瓊馬瓊并留奴王誦聞之笑
 曰東海之風於茲墜矣孝昌三年除鎮東將軍金紫光祿
 大夫中書令時瓊子倫遵業為黃門郎故有此授卒贈征北
 將軍中書監并州刺史自慧龍入國三世一身至瓊始有
 四子長子遵業風儀清秀涉歷經史位著作佐郎與司徒

長史崔鴻同撰起居注遷右軍將軍兼散騎常侍慰勞
 詔代京采拾遺文以補起居所闕與崔光安豐王
 延明等參定服章及光為孝明講孝經遵業預講延明錄
 義並應詔作釋奠侍宴詩時人語曰英英濟濟王家兄弟
 轉司徒左長史黃門郎監典儀注遵業有譽當時與中書
 令陳郡袁翻尚書琅邪王誦並領黃門郎號曰三哲時政
 歸明下世謂侍中黃門為小宰相而遵業從容恬善言處
 丘園嘗者穿角履好事者多與新獲以車之以胡太后臨
 朝天下方亂謀避地自來徐州太后曰三誦罷幽州如作
 黃門知何乃欲徐州也更待一二年當有好處分遵業兄

第並交游時後乃為當時所羨及朱榮入洛兄弟在父
喪二十以次莊帝有從姨兄弟之親相率奉迎俱見害河陰
議者信其入才而譏其躁競贈并州刺史者三晉記十卷
三松年少知名齊文襄臨并州辟為三簿累遷道直散騎
常侍到三緯使梁使還歷位尚書郎口魏收撰魏書成松
至有詩言文宣忽禁止之仍加杖罰歲餘得免除臨漳令
遷司馬別駕本州大中正孝昭擢拜給事黃門侍郎帝每
賜坐與論政事甚善之孝昭崩松年馳驛至鄴都宣遺詔
發言涕泗迄於宣罷容色無改辭吐諸韻言訖流慟自絕
於地百官莫不感慟還晉陽兼侍中護梓宮還鄴諸舊臣
避形迹無敢盡哀唯松年哭必流涕朝士咸恐武成雖分
松年戀舊情切亦雅重之以本官加散騎常侍食高邑縣
幹家之律令前後大獄多委焉兼御史中丞發晉陽之鄴
在道遇疾卒贈吏部尚書并州刺史謚曰平第二子劭最
知名

劭字君慈少沈默好讀書仕齊累遷太子舍人待詔文林
館時祖宏徵魏收陽休之等嘗論曰事有所遺忘討閱不
能得問劭具論所出取書驗之一無舛誤自是人為時
人所許稱其博物也遷中書舍人齊滅入周不得調隋文
帝受禪授著作佐郎以學高去職在家著齊書時劭於私

撰史為內史侍郎李元操所奏上怒遣收其書覽而悅之
於是起為首外散騎侍郎修起居注劾以上古有鑽燧改
火之義近代廢絕於是上表請變火曰臣謹案周官四時
變火以秋時疾明火不數變時疾必興聖人作法豈徒然
也在晉時有人以洛陽火度江者世世事之相續不滅火
色變青黃師曠食飯云是然新所變晉平公使視之果然
車輜令酒及肉用石炭木炭火竹火草火麻火火氣
味各不同以此推之新火舊火理應有異伏願遠遵先聖
於玉時取五木以變火用功甚少救益方大縱使百姓習
久未能頓同尚食內齋及東宮諸王食厨不可不依古法

上從之劾又言上有龍顏黻黻之表指示羣臣上大悅賜
物數百段拜著作郎上表言符印曰昔周保定二年歲在
壬午五月五日奇州黃河變清上皇觀感濟民以為已瑞
改元年曰河清是月至尊以大興公始作隨州刺史歷年
二十隋果大興臣謹案易坤靈圖三聖人受命瑞必先見
於河河者取濁不能清也竊以靈眈休祥理無虛發河清
啟聖實為大瑞午為鶉火以明人德仲夏火王亦明火德
月五日五合天地數既得受命之原允當先見之地開皇
初邵州人楊令慈近河得青石圖一紫石圖一皆隱起成
文有至尊名下云八方天心永州又得一白圖一為兩設有

楊樹之形黃根青葉汝水得神龜腹下有文曰天下楊興
安邑祕池得古鐵板文曰皇始天年齊楊鐵券三與同州
得石龜文曰天子延千年大吉臣以前之二百不異龍圖
何以用石一七蓋文固與上之石符合龜腹七字何以著龜
龜亦文固蓋文神靈之物孔子歎河不出圖洛不出書今
於大隋聖世圖書屢出建德六年亳州大周村有龍鬪白
者勝黑者死大象元年夏災合河決於龍鬪初見白氣
屬天自東方歷陽武以災及三白龍也長十許又有黑龍
乘雲而至雲雨相薄尔台乍離白至至甲白龍昇天黑龍
隊其地謹案龍象也前關於亳州周村者蓋象至尊以龍
之歲為亳州據管運代周有天下後關於歷陽者災字
三火明火德之盛也白龍從東方來歷陽武者蓋象至
尊將登帝位從東第入自崇陽門也西北昇天者當乾位
天此坤靈圖曰即天殺龍龍不可得而殺計感氣也又曰
秦姓西夕古畫五長八口六十世河龍以正月辰元白龍
與五黑龍圖曰龍按故秦人有命謹案此言皆為大隋而
發也聖人殺龍者無以龍死是也其商者皇家於五姓為
高也今官者武元皇帝講於五學意言黃也者隋色尚黃
長八尺者武元皇帝身長八尺河龍以正月辰見者秦正
月卦龍見之所示示知為辰地白龍與黑龍鬪者亳州災

陽龍圖是也。陽龍以白者楊姓為首，為商至尊，又辛酉歲生位宮在西方，西方白色也。死龍所以黑者，周色黑，所以稱五者，周也。明武宣靖元皇帝，建陳代越，歷五三一時，伏法亦當五數。白龍陵者，陵猶勝也。鄭玄談陵，富為除，凡關能去，厥曰除三以泰，人有命者，泰之為言通也。大也，明其人道通德，大有天命也。乾鑿度曰：泰表戴于鄭玄注云：表者，人形體之彰識也。于盾也。泰人之表，戴于臣伏見至尊，有戴于之表，益知泰人之表不奕臺，聖堊堊圖所云字，皆驗緯書。又稱漢四百年終如其言，則知六十世亦必然矣。若宗周卜世三十，今則倍之，稽覽圖曰：太平時陰陽和合，風雨會同，海內不偏，地有阻險，故風有違疾，雖太平之政，猶有不能均，惟平均乃不鳴條，故欲風於亳，亳者陳留也。謹案此言蓋明至尊首為陳留公世子，亳州摠魯邊受天命，海內均同，不偏不黨，以成太平之風化也。在大統十六年，武元皇帝改封陳留公，是時齊國有祕記云：天王陳留入并州，齊王高洋為是，誅陳留王。彭樂其後，武元皇帝集將兵入并州，周武帝時望氣者云：亳州有天子氣，於是殺亳州刺史，統豆陵恭至尊代為之。又陳留老子祠有枯柏，世傳云：老子將度世，云待枯柏生，東南枝迴，指當有聖人出，吾道復行。至齊，枯柏從下生，枝東南，一指夜有三

童子相與歌曰老子廟前古柏樹高如鐵聖主從此
 去及至尊牧是州親至祠樹之下自是相夜回抱其柏枝
 漸指西北道教果行考校衆事太平主三於亳州陳留之
 地皆如所言稽覽圖又云政道得則陰物變為陽物鄭玄
 注云葱變為非亦是謹案自六年以來遠近山石多變為
 玉石為陰玉為陽又左衛園中葱皆變為非一覽之大悅
 賜物五百段未幾劭復上書曰易乾鑿度曰隨上六拘係
 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隨者二月卦陽德施行著湯
 難解萬物隨陽而出故上六欲九五拘係之維持之明被
 陽化而欲陰隨從之也易稽覽圖坤六月有子女任政一
 年傳為復五月貧之從東北來立大起土邑西北地動星
 墜陽衛屯十一月神人從中山出趙地動北方三十日十
 里馬數至謹案凡此易緯所言皆是太隋符命隨者二月
 之卦明大隋以二月即皇帝位也陽德施行者明楊氏之
 德教施行於天下也著書決難解者明當時著彰皆通決險
 難皆解崇也萬物隨陽而出言明天地間萬物盡隨陽氏
 而出見也上六欲九五拘係之者五為王六為宗廟明宗
 廟神靈欲命登九五之位帝王拘人以禮係人以義也拘
 人以禮係人以義此二句亦是乾鑿度之言維持之者明
 能以綱維持正天下也破湯化而欲陰隨從之者明諸陰

類被服楊氏之風心莫不隨從陰謂三下也王用耳于西
山者蓋明三尊常以歲二月幸西山仁壽宮也凡四稱隨
三稱陽欲美隨湯丁寧之至也坤六月者坤位在未六月
建未言三尊以六月生也有子女任政者言樂平公主是
皇帝子女而為周后任理內政也一年傳為復者復是坤
之一世卦陽氣初起言周宣帝崩後一年傳位與楊氏也
五月貧之從東北來之富為真人字之誤也言周宣
帝以五月崩真人革命當在此時至尊謙讓而逆天意故
踰年乃立昔為定州撫管在京師東北本而言之故曰真
人從東北來立大起土邑者大起即六興城邑也西北地
動星墜者蓋天意去周授隋也變動也陽衛者言楊氏得
天衛助也屯十一月神人從中山出者此卦動而大亨作
故美尊以十一月被授亳州撫管日將從中山而出也趙地
動者中山為趙地以神人將去故變動也北方三十日者
蓋三尊從北方將往亳州之時僅留二十日也千里馬者
蓋三尊舊所乘騶馬也屯卦下坎上震於馬為作足
坎於馬為美青是故騶馬者有凶事行則先作弄四足也
數至者言歷數至也河圖帝通紀曰形瑞山變矩衡赤應
隨時靈皇河圖皇參持曰皇辟出承元訖道無為安率被
遂矩戲作術開皇色握神曰此輔提象不絕立皇後翼不

格道終始德優劣帝任政河與出叶輔嬉爛可述謹案凡
此河圖所言亦是大隋符命形瑞出變矩衡者矩法也衡
北斗星名所謂璿璣三衡者也大隋受命形兆之端始出
天象別為之變動北斗主天之法度故曰矩衡易緯伏戲
矩衡神鄭玄注以為法玉衡之神與此河圖矩衡義同亦
應隨者言赤帝降禮云應而生隋也故隋以火德為赤帝
天子叶靈皇者叶令言大隋德合上靈天有主大帝也又
年號開皇與靈寶經之開皇年相合故曰叶靈皇皇辟出
者皇大也辟君也八君出蓋謂至尊受命出為天子也承
元乾者言承司天元終訖之運也道無為安率者安下脫
一字言大道無為安定天下率從被逐矩戲作術者矩法
也昔逐皇握機矩伏戲作八卦之術言大隋被服彼二皇
之法術也逐皇機矩語見易緯開皇色者言開皇年易服
色也握神日者言握持羣神明照如日也又開皇以來日
漸長亦其義也投輔提者言投授政事於輔佐使之提挈
也象不絕者法象不廢絕也立皇後翼不格者格至也言
本立太子以為皇家後嗣而其輔翼之人不能至於善也
道終始德優劣者言前東宮道終而德劣今皇太子道始
而德優也帝任政河與出者言皇帝親任政事而邵州河
濱得石圖也叶輔嬉爛可述者叶令也嬉與也言羣臣合

心輔佐以興政教爛然可紀述也所以於皇多持帝通紀
二篇大陳符命者明皇道帝德盡在於隋也一入枕以劭
至誠寵錫日隆時有人於黃鳳泉浴得一白石頰有文理
遂附其文以為字復言有諸物象而上奏曰其大玉有日
月星辰八卦五岳及二麟雙鳳青龍朱雀騶虞玄武各當
其方位又有五行十日十二辰之名凡二十七字又有天
門地戶人門鬼門開九字又有却非及二鳥其鳥皆人面
則抱朴子所謂千秋萬歲者也其小玉亦有五岳却非虬
犀之象二王俱有仙人玉女乘雲控鶴之象別有異狀諸
神不可盡識蓋是風伯雨師山精海若之類又有天皇天
帝皇帝及四帝坐一劍陳北斗三公天將軍土司空老人天
倉南河北河五星二十八宿凡四十五字諸字本無行伍
皆往往偶對於大玉則有皇帝日名並臨南面與日字正
鼎足復有老人星蓋明南面象日而長壽也皇后二字在
西上有月形蓋明象月也於次玉則皇帝名與九千字次
比兩揚字與萬年字次比隋與吉字正並蓋明長久吉慶
也劭復迴互其字作詩二百八十一篇奏之上以為誠賜帛
千匹劭於是採人聞歌謠引圖書織緯依約符命拈撫佛
經撰為皇隋靈感誌合三十卷奏之上令宣示天下劭集
諸州朝集使洗手焚香閉目讀之曲折其聲有如歌詠經

涉旬朔徧而後罷上益賞賜優洽及文獻皇后崩劾復
上言佛經說人應生天上及上品上生無量壽國之時天
佛放大光明以香花妓樂來迎之如來以明星出時入涅
盤伏惟大行皇后聖德仁慈福善禎符備諸祕記皆云是
妙善菩薩臣謹案八月二十一日仁壽宮內再雨金銀之
花二十三日大寢殿後夜有神光二十四日卯時永安宮
北有自然種種音樂震滿虛空至五更中奄然如寐便即
升遐與經文所說事皆符驗臣又以愚意思之白皇后遷化
不在仁壽大興宮者蓋避至尊常居正處也在永安宮者
象京師永安門平生所出入也后升遐後二日苑內夜有

鐘聲二百餘

坐天之應顯然也上覽之且悲且喜

時蜀王秀以罪廢上謂劼曰嗟乎吾有五子三子不才劼
進曰自古聖帝明王皆不能移不肖之子黃帝二十五子
同姓者二餘各異德堯九子舜九子皆不肖夏有五觀周
有三監上然其言後上夢欲上高山而不能得崔彭捧脚
李盛扶肘乃得上因謂彭曰死生當與爾俱劼曰此夢大
言上高山者明高宗大安永如山也彭猶彭祖李猶李老
二人扶持實為長壽之徵上聞之喜見容色其年上崩未
幾崔彭亦卒煬帝嗣位漢王諒作亂帝不忍誅劼上書曰
臣聞黃帝滅炎蓋云母弟周公誅管信亦天倫叔向戮叔

魚仲尼謂之遺直石蜡款石厚丘明以為太義此皆經籍
明文帝王常法今陛下置此逆賊度越前聖謹案賊言毒
被主靈者也古者同德則同姓德不同則異姓故黃帝有
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有四又唯青陽夷鼓與黃帝同為
姬姓諒既自絕請改其氏劭以此求媚帝依違不從後遷
祕書少監卒於官劭在著作將二十年專典國史撰隋書
八十卷多錄口敕又採迂怪不經之語及委巷之言以類
相從為其題目詞義敏雜無足稱者遂使隋代文武名臣
善惡之迹堙滅無聞初撰齊志為編年體二十卷復為齊
書紀傳一百卷及平賊記三卷或文詞鄙野或不軌不物
駭人視聽太為有識嗤鄙然其指摘經史謬誤為諸書記
三十卷時人服其精博爰自志學暨于暮齒為好經史遺
略世事用思既專性頗恍惚每至對食閉目凝思盤中之
肉輒為獲從所噉劭弗之覺唯貴肉少數罰厨人厨人以
情白劭劭依前閉目伺而獲之厨人方免劭等其專固如
此遵業第廣業性沈雅涉歷書傳位太尉祭酒遷屬卒於
太中大夫贈徐州刺史子又有儀望以幹用見稱卒於南
鉅鹿太守廣業第延業博學多聞頗有才藻位中書郎河
陰之役遂亡骸骨又無子贈齊州刺史延業弟季和位書
侍御史并州太守贈並州刺史

古史補遺卷之三十一

十一

鄭義字幼麟滎陽開封人魏將作大匠渾之八世孫也會
祖寔慕容垂太常卿父暉不仕娶長樂潘氏生六子粗有
志氣而義第六文學為優弱冠舉秀才尚書李孝伯以女
妻之文成未拜中書博士天安初宋司州刺史常珍奇據
汝南來降獻文詔殿中尚書元石為都將赴之遣義參石
軍事到上蔡珍奇率文武三百人來迎既相見議欲頓軍
汝北未即入城義謂石曰機事尚速今珍奇雖來意未可
量不如直入其城奪其管籥據有府庫雖出珍奇非意要
以全制為勝石從義言遂策馬徑入其城城中尚有珍奇
親兵數百人在珍奇宅內石既克城意益憍怠置酒嬉戲
無警防之虞義勸嚴兵設備以待非常其夜珍奇果使人
燒府欲因救火作難以石有備乃止明日義齎白武幡安
慰郭邑衆心乃定明年又引軍東討汝陰宋汝陰太守張
超城守不下石攻之不克議欲還軍長杜待秋擊之義曰
今超驅市人命不延月宜安心守之超食已盡不降當走
而欲棄還長杜超必脩城深漸多積薪穀將來恐難圖矣
石不納遂旋師長杜至冬復往攻超超果設備無功而還
歷年超死楊文長代戍食盡城潰乃克之竟如義策淮北
平遷中書侍郎延興初陽武人田智度年十五妖惑動衆
擾亂京索以義河南人皆為州郡所信遣乘傳慰喻義到

宣示禍福衆皆散智度尋見禽斬以功賜爵泰昌男孝文
初兼負外散騎常侍寧朔將軍陽武子使於宋中山王睿
寵幸當世並置王官義為其傳是後歷年不轉資產亦乏
因請假歸遂盤桓不返及李冲貴寵與義昏姻乃就家徵
為中書令文明太后為父燕宣王立廟於長安初成以義
兼太常卿假滎陽侯具官屬詣長安拜廟建碑於廟門還
以使功仍賜侯爵出為西兗州刺史假南陽公義多所受
納政以賄成性又嗇愴人有禮餉者不與杯酒鬻肉而西
門受羊酒東門沽賣之以李冲之親法官不之糾也酸棗
令鄭伯孫野城令董騰別駕實懷德中從事申靈慶並在
任廉貞勤恤百姓義皆自申表稱薦時論多之文明太后為
孝文納其女為嬪徵為祕書監太和十六年卒尚書奏論
曰宣詔曰蓋棺定謚先典成式激揚清濁政道明軌義雖
宿有文業而政闕廉清尚書何乃情遺三公後遠明典依
謚法博聞多見司文不勤成名曰靈可贈以本官加謚文
靈長子懿字景伯涉歷經史位太子中庶子龍臺封滎陽伯
懿閑雅有政事才為孝文所器遇拜長兼給事黃門侍郎
司徒左長史宣武初以從弟思和同咸陽王禧逆與弟通
直常侍道昭俱坐怨親出禁拜太常少卿出為齊州刺史
懿好勸課善斷決雖不清潔義然後取百姓猶思之卒贈

兖州刺史謚曰穆子恭業襲爵武定三年坐與房子遠謀
害齊神武伏誅懿弟道昭字僖伯少好學綜覽羣書兼中
書侍郎從征沔北孝文饗侍臣於縣執方丈竹堂道昭與
兄懿俱侍坐樂作酒酣孝文歌曰白日光天兮無不曜江
左一隅獨未照彭城王勰續曰願從聖明兮登衡會萬國
馳誠混曰外鄭懿歌曰雲雷大振兮天門闢率土來賓一
正歷刑巖歌曰舜舞干戚兮天下歸文德遠被莫不思道
昭歌曰皇風一鼓兮九地匝戴日依天清六合孝文又歌
曰遵彼汝墳兮昔化貞未若今日道風明末弁歌曰文王
政教分暉江沼寧如大化光四表孝文謂道昭曰自此遷
務雖猥與諸才雋不廢讀綴未若今日逐命刑巖摠集叙
記賞爾之年卿頻丁艱私之母眷文席常用慨然尋正除中
書郎累遷國子祭酒廣平王懷為司州牧以道昭與宗正
卿元匡為州都督道昭上表曰臣聞唐虞啓運以文德為
本殷周創業以道藝為先然則禮樂者為國之基不可斯
須廢也伏惟大魏定鼎伊瀍惟新寶曆九服感至德之和
四垓懷敷壤之慶而春蠶爾聞吳阻化江流先帝受震武怒
戎車不息而傳鑿註躡留心與墳命故御中尉臣李懿
與吏部尚書臣任城王臣澄等妙選英儒以宗學數崇依
旨置四門博士四十人其國子博士太學博士及國子助

教宿已簡置伏尋先旨意在速就但軍國多事未遑營立
自爾迄今垂將一紀學官彫落四術寢廢遂使碩儒善德
卷經而不談俗學後生遺本而逐末進競之風寔由於此
矣伏惟陛下欽明文思玄鑒洞遠垂心經素優柔墳籍屢
發中旨敦營學館房宇既脩生徒未立臣往年刪定律令
謬預議筵謹依準前脩尋訪舊事參定學令事訖封呈請
早敕施行使選授有依生徒可準詔褒美之而尚未允遂
道昭又表曰臣自往年以來頻請學令並置生員前後累
上未蒙一報當以臣識淺濫官無能有所感悟者也館宇
脩生房粗構博士見員足可講習雖新令未班請依舊

子學生漸開訓業使捕教有章儒風不墜至若孔
成釋奠告始揖讓之容請俟今出不報遷祕書監學
陽邑中正出歷光青二州刺史復入為祕書監卒諡曰文
恭道昭好為詩賦凡數十篇其在二州政務寬厚不任威
刑為吏人所愛子嚴祖頗有風儀粗觀文史輕躁薄行不
脩工業孝武時御史中尉綦儁劾嚴祖與宗氏從姊姦通
人亡成取言之而嚴祖聊無愧色孝靜初除驃騎將軍左
光祿大夫馮驢知出為北豫州刺史遷除馮驢知卒贈司
空公庶子仲禮少輕險有膂力齊神武嬖寵其姊火車以
親戚被昵擢為帳內都督掌神武弓矢出入隨從與任胃

俱好酒不憂公事神武責之曾懼潛遁西魏為人糾告懼
遂謀逆事發火車欲乞哀神武遂不見賴武明皇后及文
襄爭為言故仲禮死而不及其家嚴祖更無子弟敬祖以
子紹元嗣紹元小字安都位太尉諡議趙郡太守卒子子
譚字靈雀少有器識學涉好文章齊武平末任司徒記室
參軍尋遇齊亡歷周隋遂不仕隱居滎陽三窟山慨談不
自羈束或有所之造乘驢衣鞵破弊而往遠近欽其高之
皆謂有異狀觀者如堵及見形乃短陋不副所聞然風神
俊發無貴賤並赤服之納言楊素聞其名因使過滎陽

其相見言談稱曰未加禮重及歸言之朝廷累徵不至

於家子翻二弟子騰天壽俱出隋子騰位蔣州司馬天壽
開府參軍並以雅素稱嚴祖弟敬祖起家著作郎鄭儼之
敗也為鄉人所害子元禮字文規少好學愛文藻有名望
齊文襄引為館客歷兼中書舍人南主客郎中太尉諮議
參軍長廣樂陵二郡守待詔文林館太子中舍人崔昂後
妻元禮姊也魏收又昂之姊夫昂嘗持元禮數篇詩示盧
思道乃曰看元禮比來詩諫亦曾不減魏收思道答云未
覺元禮賢於魏收且知妹夫踈於婦弟元禮大象中卒於
始州別駕

敬祖弟述祖字恭文少聰敏好屬文有風檢為先達所稱

謬歷位司徒左長史尚書侍中太常卿丞相右長史齊天
保中歷太子少保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兗州刺史時穆
子容為巡省使歎曰古人有言聞伯夷之風貪夫廉懦夫
有立志今於鄭兗州見之矣遷光州刺史初述祖父為兗
州於鄭城南小山起齋亭刻石為記述祖時年九歲及為
刺史往尋舊迹得一破石有銘云中岳先生鄭道昭之白
雲堂述祖對之嗚咽悲動羣寮有人入市盜布其父怒曰
何負吾君執之以歸首述祖特原之自是境內無盜百姓
歌曰大鄭公小鄭公相去五十載風教猶尚同述祖能鼓
琴自造龍吟十弄云嘗夢人彈琴之語而寫得當時以為
妙所在好為山池松竹交植盛饒饌以待賓客將遊不
少時在鄉單馬出行忽有騎者數百見述祖皆下馬曰公
在此行列而拜述祖顧問從人皆不見心甚異之未幾被
徵終歷顯位及病篤乃自言之且曰吾老矣一生富貴足
矣以清白之名遺子孫死無所恨前後行瀛般黑滄趙定
六州事正除懷亮光三州刺史又重行殷懷趙三州刺史
所在皆有惠政天統元年卒年八十一贈開府中書監北
豫州刺史諡曰平簡公述祖父為趙郡王叡妃述祖常坐
受王拜命坐王乃坐妃薨後王更娶鄭道蔭女王坐受道
蔭拜王命坐乃敢坐王謂道蔭曰鄭尚書風德如此又貴

重宿舊君不得並之述祖子元德多藝術官琅邪太守述
 祖弟遵祖祕言即贈光州刺史遵祖弟順祖立於太常丞
 自靈太后豫政逆風稍行乃元又擅權公為奸穢自此素
 族名家遂多亂雜法旨不加糾正昏宦無疑於時有識咸
 以歎曰公義長兄白麟次小白次洞林次叔夜次連山並
 特蒙所多行無禮鄉黨之內疾之若讎小白位中書博士
 子胤伯有當世器幹孝文納其女為嬪位東徐州刺史卒
 於鴻臚少卿謚曰簡子希雋木官而卒子道首武定中開
 封太守希雋弟幼儒好學條謹丞相高陽王雍以女妻之
 立司州別駕有當官稱卒贈散騎常侍齊州刺史謚曰肅

伯妻淫蕩兇悍肆行無禮幼儒時望甚優並從兄

猷每謂所親曰從弟人才足為令德不幸得如此婦今
 死復重死可為悲歎幼儒子敬道敬德俱仕西魏敬道位
 巴開新三州刺史敬道子正則仕周復州刺史胤伯弟平
 城廣陵王羽納其女為妃位東平原太守性猜狂使酒為
 政貪殘卒贈南青州刺史長子伯猷博學有文才早知名
 舉司州秀才歷太學博士領殿中御史與出西時名勝咸申
 遊款明帝釋奠詔伯猷錄義後為尚書外兵郎中典起居
 注以軍功賜爵陽武子節明帝初以舅氏起授征東將軍
 金紫光祿大夫領國子祭酒轉護軍將軍賜爵武城子元

象初以本官兼散騎常侍使梁前後使人梁武令其侯王
於馬射之日宴對申禮伯猷之行梁武令其領軍將軍
看與之接議者以此貶之使還除南青州刺史在官貪
妻安善王元延明女專為取貨賄公行潤及親戚戶口
逃散邑落空虛乃誣陷良善云欲反叛籍其資財盡以
毛誅其丈夫婦女配沒百姓冤苦聲聞四方為御史計劾
死罪數十條遇赦免因以頓廢齊又襄作相每誠厲朝士
常以伯猷及崔叔仁為喻武定七年除太常卿卒贈驃騎
大將軍中書監兗州刺史子蘊太子舍人陽夏太守伯猷
弟仲衡武定中儀同中郎仲衡弟輯之司徒諮議齊

上寧中以軍功賜爵成臯男世金紫光祿大夫

濟北太

守肥城戍主平贈度支尚書北豫州刺史輯之

懷孝司

徒諮議齊大寧中仁州刺史洞林子敬叔滎陽郡中正濮

陽太守坐貪穢除名王籍字承宗徐州平東府長史籍弟

瓊字祖珍有強幹稱位范陽太守頗有聲卒孝昌中弟儼

寵妻重贈青州刺史瓊兄弟雖睦其諸婦姒亦咸相親愛

閨門之內有無相通為時人所稱美子道邕

道邕字孝穆幼謹厚以清約自居年未弱冠涉歷經由父

叔四人並早歿昆季之中道邕居長撫訓諸弟有如同生

閨庭之中怡怡如也魏孝昌初解褐太尉行參軍累以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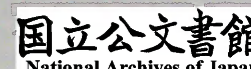
功進至左光祿大夫太師咸陽王長史及奉武西遷從入
關除司提左長史領臨洮王友賜爵永寧縣侯大統中行
岐州刺史在任未幾有能名王熙時為雍州刺史欽其善
政貽書盛相稱述先是所部百姓久遭離亂迭散殆盡道
塗一里之日不止三三留情綏撫遠近咸至數年之內有
四萬家歲考績為天下第一最周文帝賜書歎美之徵拜京兆
尹及梁岳陽王蕭答稱藩以徵道邕散騎常侍持節拜答
為梁王使還稱旨進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時周文東討
除大丞相府右長史封金鄉縣男軍次潼關命道邕與左
長史孫儉司馬楊寬尚書蘇真長史孫儉司馬楊寬尚書蘇真等入掌殿
令道邕引接關東歸附人士并品藻才行而任用之撫
納銓叙咸得其宜後拜中書令賜姓宇文以疾免周
文崩帝踐阼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為子歷
衛伯中大夫御正宜華虞陝四州刺史領麻士數州皆有政
績入為少司空卒贈本官加鄭梁北豫三州刺史諡曰貞
子諡嗣歷位納言為聘陳使後至開府儀同大將軍邵翔
刺史諡弟譯於隋文帝有翊贊功開皇初又追贈道邕大
將軍徐充等六州刺史諡曰文

譯字正義幼聰敏涉獵羣書工騎射尤善音樂有名於世
譯從祖文寬尚周文帝元后妹魏平陽公主無子周文命

譯後之由是譯少為周之所親恒令與諸子遊集年未幾
歲嘗詣府司錄李長宗長宗於衆中戲之譯笑答謂曰明
公位望不輕瞻仰斯屬輒相敬狎無乃喪德也長宗其異
之文寔後誕一子譯復歸本生周明帝時詔令事轉也六公
是為武帝及帝即位為左侍上士與儀同劉昉恒侍帝側
譯時喪妻帝令譯尚梁安國公主及帝親視萬機以為
正下大夫頗被顧遇東宮建德太子宮尹下大夫特被
子親侍時太子多失德內史中大夫烏丸軌每勸帝廢大
子立秦王由是太子恒不自安建德二年為聘齊使副

詔太子西正注谷軍太子食 譯曰願嚴下勉
軌一信臣也今吾此行得無扶蘇之事乎譯曰願嚴下勉

著仁孝無失子道而已太子然之既破賊譯以功最賜爵
開國子後坐繫狎皇太子烏丸軌宇文弼等以聞帝大
怒呼譯名官臣親幸者咸被譴太子復召譯戲狎如初因
曰願嚴下何時可得據天下太子悅而益昵之例復官仍拜
吏部郎下大夫及武帝崩宣帝嗣位超拜開府儀同大將軍
內中舍大夫封歸昌縣公既以恩舊任遇甚重委以朝政
遷尚書上大夫進封沛國公上大夫之官自譯始也以其
子弼願為歸昌公元琮為永安縣男又監國史譯頗重權
時帝幸東京譯擅取官材自營私第坐除名劉昉數言於



帝立復召之顧待如初詔領內史事初隋文帝與譯有同
學之舊譯又素知隋文相表有奇傾心相結至是隋文為
宣帝所忌情不自安嘗在永巷私於譯曰久願出藩公所
悉也敢布心腹少留意焉譯曰以公德望天下歸心欲求
多福豈敢忘也謹即言之時將遣譯南征譯曰若定江東
自非懿戚重臣無以鎮撫可令隋公行且為壽陽總管以
督軍事帝從之乃下詔以隋文為揚州總管譯發兵俱會
壽陽以伐陳行有日矣帝不悉譯遂與御正下大夫劉昉
謀引隋文入受顧託既而譯宣詔文武百官皆受隋文節

御正中大夫顏之儀與官者謀引大將軍宇文仲輔
政仲已至從坐譯知之遣使陳府擄惠及劉昉皇甫績柳

裘俱入仲與之儀見譯等愕然遂巡欲出隋文因執之於
是矯詔復以譯為內史上大夫明日隋文為丞相拜四柱
國府長史行內史上大夫事及隋文為大冢宰擿百揆以
譯兼領天官都府司會總六府事出入卧內言無不從賞
賜玉帛不可勝計每出入以甲士從拜其子元璿為儀同
時尉遲迥王謙司馬消難等作亂隋文逾加親禮進上柱
國恕以十死譯性輕險不親職務而賊貨狼籍隋文陰疎
之然以其有定冊功不忍廢放陰敕官屬不得白事於譯
譯猶坐聽事無所關預懼頓首求解職隋文寬喻之按以

恩禮及帝受禪譯以上柱國歸第賞賜甚厚進子元壽成
皇郡公元珣永安勇追贈其父及六兄二人並為刺史譯
言以被踈陰呼道士章醮以祈福助其婢奏譯厭言吐左道
帝謂譯曰我不負公此何意也譯無以對譯又與母別居
為憲司所劾由是除名下詔云譯嘉謀良策寂爾無聞囑
獄賣官沸騰盈耳若留之於世在人為不道之臣戮之於
朝入地為不孝之鬼有累幽顯無以置之宜賜以孝經令
其孰讀仍遣與母共居未幾詔譯參撰律令復授開府隆
州刺史請還療疾有詔徵之見於醴泉宮賜宴甚歡因謂
譯曰敗退已久情相矜愍於是顧謂侍臣曰鄭譯與朕同

生共死聞關危難興言念此何日忘之譯因於本籍上壽帝
令內史李德林立作詔書復爵沛國公位上柱國高頴戲
謂譯曰筆乾蒼曰山為方岳杖策言歸不得一錢何以潤
筆上大笑未幾詔譯參議樂事譯以周代七聲發缺自大
隋受命禮樂宜新更脩七始之美義名曰樂府聲調凡八篇
奏之帝嘉美焉俄拜岐州刺史歲餘復奉詔定樂於太常
帝勞譯曰律令則公定之音樂則公定之禮樂律令公居
其三良足美也尋還岐州開皇十一年卒年五十二諡曰
達子元壽嗣煬帝初立五等悉除以譯佐命元功詔追改
封譯奉公以元壽龍元壽歷位右光祿大夫右衛將軍大

業末為文城太守以城歸國瓊弟儼儼字季然容貌壯麗
 初為司徒胡國珍行參軍因為靈太后所幸時人未知之
 後太后廢蕭寶夤西征以儼為友及太后反政儼請使還
 朝後見寵待拜諫議大夫中書舍人領尚食典御晝夜禁
 中寵愛尤甚儼每休沐太后常遣閹童隨侍儼見其妻唯
 得言家事而已與徐紇俱為舍人儼以紇有智數仗為謀
 主紇以儼寵幸既盛傾身承接共相表裏勢傾內外城陽
 王徽亦與之合當時政令歸於儼等遷散騎常侍車騎將
 軍舍人常侍如故明帝崩事出倉卒天下咸言儼計余朱

儼與紇各易以嚴危為辭榮逼京師儼走歸郡里嚴
 州欲據郡起眾尋為其部下所殺與仲明俱傳首洛

陽子文寶從武帝入關西敬叔弟子恭燕郡太守孝昌中
 因儼勢除衛尉少卿遷衛將軍左光祿大夫卒後贈尚書
 右僕射謚曰貞叔夜子伯夏位東萊太守卒贈青州刺史
 伯夏弟謹字仲恭琅邪太守連山性嚴暴搃撻僮僕酷過
 人理父子一時為奴所害斷首投馬槽下乘馬北逃其弟
 二子思明驍勇善騎射被髮率村義馳追之及河奴乘馬
 投水思明止將從自射之一發而中落馬墮流禽三家鬻
 殺之思明弟思和並以武力自效思明位直閣將軍坐弟
 思和同元禧逆從邊會赦免卒後贈濟州刺史子先護少

有武幹莊帝居藩也先護得自結託及尔朱榮稱兵向洛
靈太后令先護與鄭季明等守河梁先護聞莊帝即位於
河北遂開門納榮以功封平昌縣侯廣州刺史元顥入洛
莊帝北巡先護據州起義兵不受命莊帝還京進爵郡公
歷東雍豫二州刺史兼尚書右僕射及尔朱榮死徐州刺
史尔朱仲遠擁兵向洛詔先護與都督賀拔勝行臺楊昱
同討之聞京師不守先護部眾逃散因奔梁尋歸為仲遠
所害孝武初贈使持節都督四州刺史子偉偉字子直少
備儻有大志每以功名自許善騎射膽力過人尔朱氏滅
後自梁歸魏及武帝西遷偉亦歸鄉里不求仕進大統三
年八月公獨孤信既復以洛陽偉乃與宗人榮等入朝
舉立於陳留信宿間衆有萬人遂拔梁州禽東魏刺史鹿
永及鎮城守將令狐德并獲陳留郡守趙季和乃率衆西
附因是梁陳間相次降款偉馳入關西周文帝與語歎美
之拜北徐州刺史封武陽縣伯從戰河橋及解玉壁圍偉
嘗先鋒首陣侯景歸款周文命偉率所部應接及景叛偉
亦全軍而還除榮陽郡守進爵襄城郡公侍中驃騎大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魏恭帝二年進位大將軍江陵防主都
督十五州諸軍事偉性嚴厲不遵法度睚眦之間便行殺
戮朝廷以其有立義之效每優容之及在江陵乃專戮副

防主托實王坐除名保定元年詔復官爵天和六年為華
 州刺史偉前後莅職皆以威猛為政吏人莫敢犯禁盜賊
 亦為之休止雖非仁政然頗以此見稱卒於州贈本官加
 少傅都督司州刺史諡曰肅偉性吃少時嘗逐鹿於野失
 之遇牧豎問焉牧豎答之其言亦吃偉怒謂其效已遂射
 殺之其心暴如此丁六士嗣述祖族子雖有識尚操行清
 整任至膠州刺史初齊文宣為皇太子納其女為良婦雖
 時為尚書郎趙郡李祖昇兄弟微相敬憚楊愔奏授雖起
 郡太守祖昇兄弟具服至離門投刺拜謁文宣聞之喜坐
 曰足得殺李家兒矣

三書龍神難自歸問關夷嶮撫人督眾見憚嚴敵出
 此更有令子七九播家聲秘年之遠必懸甚有古人風天
 受自幼重說于白首好學不倦克極羣書博涉涉問之士
 無不推其博物雅好其述又在史官既撰齊書未修隋書
 好詭怪之說尚委曲之詞辭藻體統頗雜古視南董
 才無遷固徒煩翰墨未足觀米經營符瑞雜以好說為河
 朔清沉而乾洪榮利得不以道而類其家聲惜矣實蓋後
 識明悟為時所許豈兄弟風尚俱有可觀故能位當榮選
 共濟其美述祖德業足兩家聲古聲祖也禮大虧門素幼儒
 今問及年伯猷以賄敗德道邑穢宰離散仁息古舉謬賞

文獻記道足為敗及帝遷明德義非簡在隨罽之寄固有
依歸言海音義內德就言其天耿之末羞與終灌為伍
事君盡禮既顯於風一不愛其親遠彰於物議格之名教
君之所深尤也漢石編恩傳取辱前載傳翻然豹變蓋知
機之士年

列傳第二十三

北史三十五

列傳第二十四

北史三十六

薛辯

五世孫端
端從祖弟湖

端子胄
湖子聰

端從子濬
聰子素通

通子道衡
善弟慎

聰弟子善

薛寘

薛澄

薛辯字允白河東汾陰人也曾祖興晉尚書右僕射冀州
刺史安邑公謚曰壯祖清襲爵位梁州刺史謚曰忠惠京
都傾覆皆以義烈著聞父強字威明幼有大志懷軍國事
略與北海王猛同志友善及桓溫入關中猛以巾褐謁之
溫曰江東無如比也秦國定多奇士如生輩尚有幾人吾

欲與之俱南猛曰公求可與撥亂濟時者友人薛威明其人也温曰聞之公矣方致朝命強閉之自商山來謁與猛皆署軍謀祭酒強察温有大志而無成功乃勸猛止俄而温敗乃符堅立猛見委任其平陽公融為書將以車馬聘強猛以為不可屈乃止及堅如河東伐張平自與數百騎馳至強壘下未與相見強使主簿責之因慷慨宣言曰此城終無士降之臣但有死節之將耳堅諸將請攻之堅曰須吾平晉自當回縛捨之以勸事君者後堅伐晉軍敗強遂總宗室強兵威振河輔破慕容容永於陳川姚興聞而懼遣使重加禮命徵拜右光祿大夫左尚書封馮翊郡公轉左尚書年九十八卒贈輔國大將軍司徒公諡宣辯幼而雋爽倣儻多大略由是豪傑多歸慕之強卒得襲統其營仕姚興歷太子中庶子河北太守辯知姚氏運衰遂棄歸家保鄉邑及晉將劉裕平姚泓即署相國掾尋除平陽太守委以北道鎮撫及長安失守辯遂歸魏仍立功於河際位平西將軍東雍州刺史賜爵汾陰侯其年詣闕明元深加器重明元方得旋鎮帝謂之曰朕委卿西蕃志在關右卿宜克終良算與朕為長安主人辯既還任務震怒戰懼以數千之眾擁抗蘇連氏帝甚寤之又除并州刺史徵後大羽真太常七年卒於官帝以所圖不遂深

悼惜之贈并葬二州刺史公謹字法順容貌魁偉高才博學隨劉裕度江位府記室參軍辯將歸魏密報謹遠亦來奔授河東太守後襲爵汝陰侯始光三年與宜都王奚斤共討赫連昌禽其東平公乙毗克蒲坂遂以新舊百姓并為一郡除平西將軍復為太守神龜二年除使持節秦州刺史山胡白龍馮公險作逆太武詔南陽公奚眷與謹並為都將討平之封涪陵郡公太延初吐沒骨平之謹自郡遷州感恩兼被風化大行時兵荒之後儒雅道息謹命立庠序教以詩書三農之暇悉令受業躬巡邑里親加考試河分之地而道更阻君元年數後為都督大官輔政深見賞重每訪以政道車駕臨幸者前後數四後從駕北討與中山王辰等後期見殺尋贈鎮西將軍泰雍二州刺史謚曰元公長子初古拔一曰車轂拔本名洪祚太武賜名焉沈毅有器識弱冠司徒崔浩見而奇之真君中蓋吳擾動關右薛永宗屯據河側太武親討之詔拔糾合宗鄉壁於河際斷二寇往來之路事平除中散賜爵永康侯太武南討以拔為都將從加為臨江而還又共陸真討反凶仇倭檀強免生平之皇興二年除散騎常侍尚文成女西河長公主拜駙馬都尉其年拔族叔徐州刺史女都據城歸順敕拔詣彭城勞迎除南豫州刺史延興二年除鎮西大

將軍開府儀同進爵平陽公三年拔與南充州刺史游明
根南平太守許合等以善政徵詣京師獻文親自勞勉復
令還州太和六年改爵河東公卒贈左光祿大夫謚曰康
長子胤字寧宗少有父風弱冠拜中散龍襄爵鎮西大將軍
河東公除懸瓠鎮將尋授持節義陽道都將後除立忠將
軍河北太守郡帶山河俗多盜賊有韓馬兩姓各二千餘
家恃強馮險最為校害劫掠道路侵暴鄉閭胤至郡即收
其姦魁二十餘人一時戮之於是羣盜懾氣郡中清肅卒
於郡謚曰敬子裔字務孫龍襄爵性豪爽盛營園宅賓客聲
震以次嬉游卒於洛州刺史子孝神龍襲爵位太中大夫孝
繼立行險薄生事為河南尹元世傳所劾死後贈華州刺
史拔弟洪隆字善提位河東太守長子驎駒好讀書舉秀
才除中書博士齊使至詔驎駒兼主客郎以接之卒贈河
東太守謚曰宣始拔尚西河主有賜田在馮翊驎駒徙居
之遂家於馮翊之夏陽長子慶之字慶集頗有學業開解
元案位廷尉丞廷尉寺鄰北城會夏日寺傍得一狐慶之
與廷尉正博陵崔纂或以城狐校害宜速殺之或以長育
之月宜待秋分一御非衣廷傷表翻互有同異雖曰戲謔詞
義可觀事傳於世後纂左丞為并肆行臺賜爵龍立子行
滄州刺史名為首榮攻圍城陷尋患卒贈華州刺史慶之弟

英集性通率隨舅李崇在揚州以軍功累至書侍御史通
直散騎常侍卒英集子端

端字仁直本名少施有志操遭父憂居喪合禮與弟裕勵
精篤學不交人事年十七司空高乾邕辟為參軍賜爵平
陰男端以天下擾亂遂棄官歸鄉里魏孝武西遷周文令
大都督薛崇禮據龍門引端同行崇禮尋失守降東魏東
魏遣行臺薛崇禮督乙干貴西度據楊氏壁與宗親及家
僮等先在壁中脩義乃令其兵逼端等東度方欲濟河會
日暮端密與宗室及家僮等叛之脩義亦遣騎追端且戰
且馳遂入石城柵得免柵中先有百家端與并力固守貴

等數來慰喻知端無降意遂拔還河東東魏又遣其

弟蘭懿南汾州刺史薛琰達守楊氏壁端率其屬并扣喻村

人多設奇兵以臨之懿等疑有大軍便東遁赴船溺死者

數千人端收其器械復還楊氏壁周文遣南汾州刺史蘇

景恕鎮之降書勞問徵端赴闕以為大丞相府戶曹參軍

從禽竇泰復弘農戰沙死竝有功進爵為伯後改封交城

縣伯累遷吏部郎中端性強直每有奏請不避權也追周文

嘉之故賜名端欲令名實相副自居選曹先盡賢能雖貴

游子弟才劣行薄者未嘗升擢之每啓周文云設官分職

本康時務苟非其人不如曠職周文深然之大統十六年

軍東討往國李弼為別道元帥妙簡英察數日不之周文
謂弼曰為公思得一長史無過薛端弼對曰真才也乃遣
之轉尚書右丞仍掌選事梁主蕭察嘗獻馬瑙鍾文帝
執之顧丞即曰能擲擣蒲頭得盧者便與鍾已經數人不
得須至端乃執擣蒲頭而言曰非為此鍾可貴但心露其
誠耳便擲之五子皆黑文帝大悅即以賜之魏帝一發近臣
有勸文帝踐極文帝召端告之端以為三方未一應正名
號示天下以不廣請待龕躬僭偽然後俯順樂推文帝撫
端背曰成我者卿也卿心既與我同身豈與我異遂脫所
著冠帶袍袴並以賜之進授吏部尚書賜姓宇文氏端又
司馬加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為侯周孝
閔帝踐阼再遷戶部中大夫進爵為公晉公護將發帝召
羣臣議之端頗具同異護不悅出為蔡州刺史為政寬惠
人愛之轉基州刺史基州地接梁陳事藉鎮撫總管史
空道司馬梁榮催令赴任蔡州父老許榮請留端在餘
人至基州不幾年遺誠薄葬府州贈遺勿有所受臨本官
加大將軍進封文城郡公謚曰厲子胄嗣
胄字紹玄少聰明每臨見異書便曉其義常歎訓注其示會
聖人深旨輒以意辯之諸儒莫不稱善性慷慨志立功名

周明帝時龍襄爵文城郡公累遷上儀同尋拜司金大夫後加開府隋文帝受禪三遷為兗州刺史到官繫囚歎曰曹音斷旬日便下囚固空虛有陳州人向道力為作高平郡守將之官曹遇諸塗察其有異將留詰之司馬王君馥固諫乃聽詣郡既而悔之即遣主簿追道力有部人徐俱羅嘗任海陵郡守先是已為道力偽代之比至秩滿公私不悟俱羅遂語君馥曰向道力經賜代為郡使君豈疑之君馥以俱羅所陳又固請曹曹呵君馥乃止遂收之道力懼而引偽其發女奴擿伏皆此類也時人謂為神明先是兗州成東沂四一水合而南流北監大澤中曹遂積云堰之

決令西注陂澤盡為良田又通轉運利盡淮海百姓賴之號為薛公豐兗渠曹以天下太平遂遣博士登太山觀古迹撰封禪圖及儀上之帝謙讓不許轉郢州刺史有惠政徵拜衛尉卿轉大理卿持法處允平名為稱職遷刑部尚書時左僕射高頴稍被疎忌及王世積誅頴事與相連上因此欲成頴罪曹明登之正議其獄由是忤旨械繫之久而得免檢校相州事甚有能名漢王諒作亂并州遣其將慕容紹略地攻逼慈州刺史上官政請援於曹曹畏諒兵鋒不敢拒良又引兵攻曹曹欲以計却之遣親人魯世軌說良曰天下事未可知曹為人臣去就須得其所何遽相攻

也良乃釋去進圍黎陽及良為史祥所攻棄軍歸粵朝廷
以胄懷貳心鎖詣大理相州吏人素懷其恩詣闕理胄者
百餘人胄竟坐除名配防嶺南道立子筠獻知名端弟裕
字仁友少以孝悌聞於州里弱冠丞相參軍事時京兆辜
竇志安放逸不干世務裕慕其恬靜數載酒肴候之談宴
終日竇遂以從孫女妻之裕嘗謂親友曰大丈夫當聖明
之運而無灼然文武之用為世所知雖復栖遑徒為勞苦
耳至如韋居士退不立壑進不市朝怡然守道榮辱弗及
何足樂也裕曾宿宴于竇之廬後庭有井裕夜出戶若有
人欲牽其手裕更却行遂落井同坐共出之因勸裕西曰
將慮卿不測憂幸得無他宜盡此爵裕曰墜井蓋小小耳
乃當逾於此也又問其故裕曰近夢恐有兩楹之憂尋卒
文章之士誄之者數人周文傷惜之追贈洛州刺史
胄從祖弟濬字道蹟父琰周渭南太守濬少孤養母以孝
聞幼好學有志行周天和中襲爵虞城侯位新豐令隋開
皇中歷尚書虞部考功侍郎帝聞濬事母孝以其母老賜
輿服几杖四時珍味當世榮之後其母疾病濬貌甚憂瘁
親故弗之識暨丁母艱詔鴻臚監護喪事歸葬夏陽時隆
冬極寒濬衰經徒跣冒犯霜雪自京及鄉五百餘里足凍
隨指割血流離朝野為之傷痛州里贈助一無所受尋起

令視事一見其毀瘠過甚為之改容顧羣臣曰吾見薛濬
哀毀不覺悲感傷懷嗟異久之濬竟不勝喪病且卒其弟
謨時為晉王府兵曹參軍事在揚州濬遺書於謨曰吾以
不造幼丁艱酷窮游約處屢絕筆瓢晚生早孤不聞詩禮
賴奉先人貽厥之訓獲稟母氏聖善之規負笈裹糧不憚
艱遠從師就業欲罷不能砥行礪心困而彌篤服膺教義
爰至長成自釋耒登朝于茲二十三年矣雖官非聞達而
祿喜逮親庶保期頤得終色養何圖精誠無感禍酷荐臻
兄弟俱被奪情苦廬靡申哀誰是用叩心泣血實氣摧魂
者也既而割鉅鬻深不勝餘每啓手啓足幸及全歸使夫
死而有知得從先人於地下矣豈非至願哉但念爾後
孤宦遠在邊服顧此悵悵如何可言適已有書冀得與汝
面訣忍死待汝已歷一旬汝既未來便成今古緬然永別
為恨何言勉之哉勉之哉書成而絕有司以聞文帝為之
屑涕降使齎冊書弔祭濬性清儉死日家無遺財濬初為
兒時與宗中兒戲澗濱見一黃虵有角及足召羣童共視
了無見者以為不祥歸大憂悴母問之以實對時有胡僧
詣宅乞食母以告之僧曰此兒之吉應且此兒早有名位
然壽不過六七耳言終而出忽然不見後終於四十二六
七之言驗矣子乾福武安郡司倉書佐

洪隆第湖字破胡少有節操篤志於學專精講習不干時
務與物無競好以德義服人或有人兄弟忿鬪隣里爭訟者
恐湖聞之皆內自改悔鄉閭化其風教咸以敬讓為先三
召州都再辟主簿州將傾心致禮並不獲已而應之為本
州中從事別駕除河東太守兄弟並為本郡當世榮之復
受詔為仇池都將後罷郡終於家有八子長子聰知名

聰字延智方正有理識善自標致不妄游處雖在閭室終
日於莊見者莫不慄然加敬博覽墳籍精力過人至於前
言徃行多所究悉詞辯占對尤口正所長遭父憂廬於墓側

哭立之聲酸感行路友于為陸而家教甚嚴請為維

和不免杖罰對之肅如也未弱冠州辟主簿太和十五年

釋褐著作佐郎于時孝文留心氏族正定官品士大夫解

巾優者不過奉朝請聰起家便佐著作時論美之後遷書

侍御史凡所彈劾不避強禦孝文或欲寬貸者聰輒爭之

帝每云朕見薛聰不能不憚何況諸人也自是貴戚斂手

累遷直閣將軍兼給事黃門侍郎散騎常侍直閣如故聰

深為孝文所知外以德器遇之內以心膂為寄親衛禁兵

委總管領故終太和之世恒帶直閣將軍羣臣罷朝之後

聰恒陪侍帷幄言兼晝夜時政得失預以謀謨動輒匡諫

事多聽允而重厚沈密外莫覩其際帝欲進以名位輒苦

讓不受帝亦雅相體悉謂之曰卿天爵自高固非人爵之
所榮也又除羽林監帝曾與朝臣論海內姓地人物戲謂
聰曰世人謂卿諸薛是蜀人定是蜀人不聰對曰臣遠祖
廣德世仕漢朝時人呼為漢臣九世祖永隨劉備入蜀時
人呼為蜀臣令事陛下是虜非蜀也帝撫掌笑曰卿幸可
自明非蜀何乃遂復苦朕聰因投戟而出帝曰薛監醉耳
其見知如此二十三年從加為南征兼御史中尉及宣武即
位除都督齊州刺史政存簡靜卒於州吏人追思留其所
坐榻以存遺愛贈征虜將軍華州刺史謚曰簡懿侯魏前

重贈車騎大將軍義同三司延州刺史子孝通最知

名

孝通字士達博學有雋才蕭寶夤征關中引參驃騎大將
軍府事禮遇甚隆及寶夤將有異志孝通悟其萌託以拜
婦求歸乃見許同寮咸怪止之但笑而不荅遂還鄉里寶
夤後果逆命北海王元顥入洛宗人薛永宗脩義等又聚
徒作亂欲以應之孝通與所親計曰北海乘虛遠入吳兵
不能久住事必無成今若與永宗等同舉滅族道也乃率
其近親與河東太守元龍嬰城固守及寶夤平定元顥退
走預其事者咸罹禍唯同孝通者皆免事寧入洛除負外
散騎侍郎尔朱天光鎮關右表為關西大行臺郎中深見

任遇關中平定預有其力以功賜爵分陰侯莊帝既崩
 元暉地又疎遠更議主社稷孝通以廣陵王恭高祖猶子
 又在茂親夙有令望不言多載理必陽濟奉以為主天人
 允叶世隆等竝以為疑孝通密贊天光察之廣陵王曰天
 何言哉於是定冊即節閔帝也以首創大議拜銀青光祿
 大夫散騎常侍兼中書舍人封藍田縣子孝通求以官贈
 亡兄景懋又言已有侯爵請轉授兄息子舒節閔覽啓傷
 感以侯爵既重不容轉授乃下詔褒美特贈景懋撫軍北
 雍州刺史孝通尋遷中書郎深為節閔所知重晉泰二年
 正月乙酉中書舍人元翽獻酒肴帝因與元翽及孝通等

宴兼奏絃管命翽吹笛帝亦親以和之因使元翽等嘲以
 酒為韻孝通曰既逢堯舜君願上萬年壽帝曰平生好玄
 默勲為萬國首帝曰卿所謂壽豈容徒然便命酌酒賜孝
 通仍命更嘲不得中絕孝通即堅志為韻帝曰卿不忘忠
 臣之心翽曰聖主臨萬機享世永無窮孝通曰豈唯被草
 木方亦及昆蟲翽曰朝賢既濟濟時苗又凡凡帝曰君臣
 體魚水書軌一華成孝通曰微臣信慶澤何以荅重崇高于
 持孝通內典機密外參朝政軍國動靜預以謀謨加以汲
 引人物知名之士多見推薦外兄裴伯茂性俊多所輕忽
 唯歛賞孝通每有著述共參同異孝通以裴宏放過甚每

謂之曰兄以阮籍嵇康何如管仲樂毅蓋自許經綸抑裴
徽也裴笑而不荅宏放自若屬齊神武起兵河朔攻陷相
州刺史劉誕介未天光自關中討之孝通以關中險固秦
漢舊都須預謀鎮遏以為後計縱河北失利猶足據之節
閔深以為然問誰可任者孝通與賀拔岳同事天光又與
周文帝有舊二人竝先在關右因竝推薦之乃超授岳岐
華秦雍諸軍事關西大行臺雍州牧周文帝為左丞孝通
為右丞詔書馳驛入關授岳等同鎮長安岳深相器重
待以師友之禮與周文帝結為兄弟情寄特隆後天光敗
於韓陵鄭則承不身入關為齊神武幽廢孝武帝即位後
神武方得志徵賀拔岳為冀州刺史岳懼欲單馬之朝孝

通乃謂岳曰高王以數千鮮卑破介朱百萬之眾其鋒誠
亦難敵然公兩兄大師領軍宿在其上侯深樊子鶴賈知
斛斯椿大野胡也杖叱呂延慶之徒於介朱之世皆其夷
等韓陵之役此輩前後降附皆由事勢危逼非其本心在
於高王曹操之孔融馬懿之葛誕今或在京師或據州鎮
除之又失人望留之腹心之疾雖令孫騰在關下婁昭處
鈞陳必不能如建安之時明矣以今觀之障難未已吐萬
仁雖復退逸猶在并州高王之計先須平殄今乃綏撫羣
雄空置內外何能去其巢穴與公事關中地也且六郡良

家之子三輔禮義之人踰幽并之驍騎勝汝穎之奇士皆
 係仰於公效其智力據華山以為城雉因黃河而為池塹
 退守不失封還進兵同於建水乃欲束手受制於人不亦
 鄙乎言未卒岳執孝通手曰君言是也乃遜辭為啓而不
 就徵太昌元年孝通因使入朝仍被留京師重除中書侍
 郎永熙三年二月出為常山太守仍以經節閔任遇故也
 及孝武西遷或稱孝通與周文友密及樹置賀拔岳鎮關
 口之計遂見拘執將赴晉陽及引見咸為之憂孝通神氣
 從容辭理切正齊神武更相欽歎即日原免然猶致疑忌
 不口立決旦引為左各持訪文典大事而已齊神武讓初

履上殿表猶使為文曾與諸人同詣晉祠皆屈膝盡禮

通獨捧手不拜顧而言曰此乃諸侯之國去吾何遠恭而
 非禮將為神笑拜者斬焉興和二年卒於鄴魏前二年周
 文帝追軫舊好奏贈車騎將軍儀同三司青州刺史齊神
 武武平初又贈鄭州刺史文集八十卷行於時

子道衡字玄卿六歲而孤專精好學年十歲講左傳見子
 產相鄭之功作國僑贊頗有詞致見者奇之其後才名益
 著齊司州牧武城王浟引為兵曹從事尚書左僕射楊情
 見而嘆賞授表朝請吏部尚書隴西辛術與語歎曰鄭公
 業不亡矣河東裴讓目之曰鼎遷河朔吾謂關西孔子罕

遇其人今復遇薛君矣武成即位兼散騎常侍接對周陳
 二使武平初詔與諸儒脩定五禮除尚書左外兵部陳使
 傅縡聘齊以道衡兼主客郎接對之縡贈詩五十韻道衡
 和之南北稱美魏收曰傅縡所謂以蚓投魚耳待詔文林
 館與范陽盧思道安平李德林齊名友善復以本官直出
 書省尋拜中書侍郎仍參太子侍讀齊後主之世漸見親
 用與侍中斛律孝卿參預政事道衡具陳備周之策孝卿
 不能用及齊亡周武帝引為御史二命士後歸鄉里自州
 主簿入為司祿上士隋文作相從元帥梁睿擊三謙攝陵

河間王弘北征突厥召典軍書選除內史告人其年燕散
 騎常侍聘陳使主道衡因奏曰陛下比隆三代平九州
 豈容區區之陳久在天網之外臣今奉使請責以稱蕃帝
 曰朕且含養致之度外勿以言辭相折江東雅好篇什陳
 主尤愛彫蟲道衡每有所作南人無不吟誦焉及八年代
 陳拜淮南道行臺尚書吏部郎兼掌文翰王師臨江高頰
 夜坐幕中謂曰今段定克江東以不君試言之道衡荅曰
 凡論大事成敗先須以至理斷之禹貢所載九州本是王
 者封域郭璞有云江東偏王三百年還與中國合今數將
 滿矣以運數而言其必剋一也有德者昌無德者亡自古

興滅皆由此道主上躬履恭儉憂勞庶政叔寶峻宇彫牆
酣酒荒色其必剋二也為國之體在於任寄彼之公卿備
負而已按小人施文慶委以政事尚書令江總唯事詩酒
本非經略之才蕭摩訶任蠻奴是其大將一夫之用耳其
必剋三也我有道而大彼無德而小量其甲士不過十萬
西自平峽東極滄海分之則勢懸而力弱聚之則守此而
失彼其必剋四也席卷之勢其往不疑穎忻然曰君言成
敗理甚分明本以才學相期不意籌略乃耳還除吏部侍
郎後坐抽擢人物有言其黨蘇威任人有意故除名配防
道表晉王廣時在揚州陰令人風道衡遣從揚州路將奏
留之道衡不樂王所用漢王諒之計遂出江陵道而去
詔徵還直內史省晉王由是銜之然愛其才猶頗見禮後
數歲授內史侍郎加上儀同三司道衡每構文必隱坐空
齋蹋壁而臥聞戶外有人便怒其沈思如此帝每曰道衡
作文書稱我意然誠之以迂誕後帝謂楊素牛弘曰道衡
老矣驅使勤勞宜使朱門陳戟於是進上開府賜物百段
道衡辭以無功帝曰尔久勞階陞國家大事皆尔宣行豈
非尔功也道衡久當樞要才名益顯太子諸王爭與交好
高頴楊素雅相推重聲名籍甚無競一呵仁壽中楊素專
掌朝政道衡既與素善上不欲道衡久知機密因出檢校

襄州總管道衡一日見出不勝悲戀言之哽咽帝愴然改
容曰尔先陰晚暮侍奉誠勞朕欲令尔行攝今尔之去
如斷一臂於是賚物三百段九環金帶并時服一襲馬十
匹慰勉遣之在任清簡吏人懷其惠煬帝嗣位轉潘州刺
史歲餘上表求致仕帝謂內史侍郎盧世基曰道衡將至
當以秘書監待之道衡既至上高祖文皇帝頃帝覽之不
悅顧謂蘇威曰道衡致美先朝此魚藻之義也於是拜司
隸大夫將置之罪道衡不悟司隸刺史房彥謙素與相善
知必及禍勸之杜絕賓客卑辭下氣而道衡不能用會議
新令久不能决道衡謂朝士曰向使高祖不死今當久行
有人奏之帝怒曰汝憶魏平付執法者推之道衡自以非
大通侯憲司卑解奏曰真帝赦之數家人具饌以備客來
候者及奏帝令自盡道衡殊不意未能引訣憲司重奏益
而殺之妻子徙且末時年七十天下免之有集七十卷行
於世有子五人收最知名出後族父孺孺清貞孤介不交
流俗涉歷經吏有才思雖不為人文所有詩評大致清遠
開皇中為侍御史揚州總官司功參軍每以方言自處府
寮舍不復之卒於襄城郡祿所進官皆有記道衡偏相
友愛初生即與孺為後養於孺之三於長死不識本
生大常丞明仲操曾在朝堂就孺借了子割以孺以仲

北史列傳二四

操非雅士竟與之其不肯受交清介獨行言此類也道
衡元温宗尼相沈敏有器局博覽墳典尤善書畫任海為
上黃郡守周平齊後燕郡太守以簡惠稱宣政元年賜壽
齊安縣子卒於郡子邁嗣邁字弘仁性寡言長於詞辯嗣
皇初襲爵齊安子改封鐘山歷位太子舍人入禁中為刑
部選部二侍郎道衡從父弟道實位禮部侍郎離石郡太
守知石於世從子德音有雋才起家游騎尉位魏澄脩魏
史史成遷著作佐郎及越王侗稱制東都王世充之僭號
軍書羽檄皆出其手世充平以罪誅其文筆多行於世

言字仲良少為司空府參軍再遷監池郡將孝武西遷魏

改河東為秦州以善為別駕善家素富僮僕數百人兄元
信仗氣豪侈每食方丈坐客恒滿絃歌不絕而善獨恭己
率素愛樂閑靜大統三年齊神武敗於沙苑留善族兄崇
禮守河東周文帝遣李弼圍之崇禮固守不下善密說崇
禮猶持疑不決會善從弟馥妹夫高子信為防城都督守
城南面遣馥來詣善善意欲應接西軍但恐力所不制善
即令弟濟將明生數十人與信馥等斬關引弼軍入時預
謀者並皆兵士等皆善以善逆歸順臣子常情豈容闔門大
亦俱叨封邑遂與弟慎並固辭不受周文嘉之以善為分

卷之二十四上

陰令善幹用強明一郡稱最太守王寵美之令善兼督六
 縣事善為行臺郎中時欲廣置屯田以供軍費乃除司農
 少卿領河州夏陽縣二十屯監又於夏陽諸山置鐵冶復
 令善為監每月役八千人然營造軍器善自督課兼加慰撫
 甲兵精利和皆忘其苦焉遷大丞相府從事中郎追論屯
 田功賜爵龍門縣子遷黃門侍郎除河東郡守進驃騎大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賜姓宇文氏六官建拜工部中大夫
 進爵博平縣公再遷左部中大夫時晉公護執政儀同齊
 軌語善云兵馬萬機須歸天子何因猶在權門善白之護
 乃殺軌以善忠於已引為中外府司馬遷司會中大夫別
 總六府事加授京兆尹仍行司

出為隆州刺史兼益州

摠管府長史徵拜武威少府卒 三州刺史帝以善告齊

軌事謚曰繆公子褒嗣官至高陽郡守

善字慎字伯護好學能屬文善草書與同郡裴叔逸裴諏

之柳蚪范陽盧柔隴西李璨竝友善起家丞相府黑曹參

軍周文於行臺省置學取丞郎及府佐德行明敏者充生

悉令旦理公務晚就講習先六經後子史又於諸生中簡

德行淳懿者侍讀書慎與李璨及隴西李伯良辛韶武功

蘇衡譙郡夏侯裕安定梁曠梁禮河南長孫璋河東裴舉

薛同榮陽鄭朝等十二人竝應其選又以慎為學師以知

諸生課業周文雅好談論并簡名僧深識玄宗者二百人
 於第內講說又命慎等十二人兼學佛義使內外俱通由
 是四方競為入乘學在學數年復以慎為宜都公侍讀累
 遷禮部郎中六官建拜膳部下大夫慎兄善又任工部立
 君清顯時人榮之周孝閔帝踐阼除御正下大夫封淮南
 縣子歷師氏御伯中大夫保定初出為湖州刺史界既雜
 蠻夷恒以劫掠為務慎乃集諸豪帥具宣朝旨仍令首領
 每月一參或須言事者不限時節慎每見必殷勤勸誡及
 賜酒食一年之間翕然從化諸蠻乃相謂曰今日始知刺

史云人父母也莫不欣悅自是強負而至者千餘戶蠻俗
 皆娶之後父母雖在即與別居慎謂守令曰牧守令長是

化人者也豈有其子娶妻便與父母離析非唯胡俗之失
 亦是牧守之罪慎乃親自誘導示以孝慈并遣守令各喻
 所部有數戶蠻別居數年遂還侍養及行得果膳歸奉父
 母慎以其從善之速具以狀聞有詔蠲其賦役於是風化
 大行有同華俗尋為蕃部中大夫以疾去職卒於家有文
 集頗為世所傳

薛真河東汾陰人也祖遵顏魏河東郡守安邑侯父文清
 河廣平二郡守真幼覽奇籍好屬文起家奉朝請從魏孝
 武西遷封郟陽縣子廢帝元年領著作佐郎脩國史尋拜

中書侍郎脩起居注遷中書令燕公于謹征江陵以寘為
司錄軍中謀略官共竝參之江陵平進爵為伯朝廷方改物
創制欲行周禮乃令寘與小宗伯盧辯斟酌古今共詳定
之六官建授內中大夫周孝閔帝踐阼進爵為侯轉御
正中大夫時前中書監盧柔學業優深文藻宏贍而寘與
之方駕故世號曰盧寘焉父之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出為浙州刺史卒於位吏人哀惜之贈盧州刺史
謚曰理所著文筆二千餘卷行於世又撰西京記三卷引
據該洽世稱其博聞焉寘性至孝雖年齒已衰職務敏廣
至於溫清之禮朝夕無違嘗侍以此解之子明嗣大衆亦
儀同大將軍清水郡守

薛澄字景猷河東汾陰人也曾祖弘敞逢赫連之亂率宗
人避地襄陽澄早喪父家貧躬耕以養祖母有暇則覽史
籍踈宕不拘時人未之奇也江表取人多以世族澄世無
貴仕緝褐不過侍郎既羈旅不被擢用常歎曰豈能五十
年戴幘死一校尉低頭傾首俯仰而回人也常鬱鬱不釋
志每在人間輒陵架騰達負才使氣未嘗趨世祿之門左
中郎將京兆韋潛度謂曰君門地非下身材不劣何不整
裾數參吏部澄曰世曾躡高位英俊沈下察古人以為歎
息寘稿所未能也潛度告人曰此年少實慷慨但不遭時耳

孝昌中於棠溪洛陽先是澄從祖真度與族祖安都推徐
亮歸魏其子懷雋見澄甚相親善屬命朱漢發立澄遂還
河東止懷雋家不交人物終日讀書手自抄略將二百卷
唯部守元襲時相要強與之抗禮懷雋每謂曰汝還鄉里
不營產業不肯取薪登復欲南乎澄亦不介意普泰中拜
給事中加伏波將軍及齊神武起兵澄乃東游陳梁間謂
族人孝通曰高歡阻兵陵上喪亂方始關中形勝之地必
有霸王據之乃與孝通俱游長安侯莫陳悅聞之召為行
臺郎除鎮遠將軍步兵校尉及稅害質拔法軍人咸相慶
澄登獨謂所親曰此乃格本末也善長將敗亡之事其則
不遠吾屬今即為人所虜何慶之有乎長高以澄言為然

竝有憂色尋而周文平悅引澄為記室參軍武帝西遷授
征虜將軍中散大夫封夏陽縣男文帝即位拜中書侍郎
加安東將軍進爵為伯大統四年宣光清徽殿初成澄為
之頌文帝又造二歌器一為二仙人共持一鉢同處一盤
鉢蓋有山山有香氣一仙人又持金餅以臨器上傾水灌
山而注乎器煙氣通發山中謂之仙人歌器一為二河同
處一盤相去盈尺中有蓮下垂器上以水注荷則出於蓮
而盈乎器為鳧鴈蟾以飾之謂之水芝歌器二盤各處一
鉢鉢圓而鉢方中有人三才之象也皆置清徽殿前形以

卷之二十一

二十一

觥而方滿而平溢則傾澄各為頌大統初儀制多闕周文
令澄與盧辯檀翥等參定之以流離世故不聽音樂雖幽
室獨處常有戚容後坐事死于舒嗣官至禮部下大儀
同大將軍聘陳使副

論曰薛辯有魏之初功業早樹門膺人爵無替榮名端以
謙直見知胃以公平自命濬之孝悌素緒之所得也道衡
雅道亦葉世擅文宗令望攸歸豈徒然矣而運逢季叔卒
蹈誅戮痛乎仲夜任惟敏系劇引益流譽而陷齊詭譎以要
權寵易名為繆斯豈虛哉真澄並學稱該博文擅彫龍該
軍論賦也或謂書麟胡戎居錄立各是林良疑皮余東
俊生之可畏論其任遇實當 之良選也

列傳第二十四

北史三十六

列傳卷之二十四

列傳卷之二十五

列傳卷之二十七

韓世

皮勳子

封敕文

高羅漢

孔伯恭

田益宗

孟表

孟康生

孟天報

元備二年無子以諸將安定公征南大將軍應古青冀三州
刺史止三有譽扁河澤在定冀相三州界土曠人稀多有寇
盜乃置鎮以禦之以均在冀州劫盜止息除大將軍廣阿
鎮大將加都督三州諸軍事均清身率一兵斷奸邪於是
趙郡屠各西山丁零聚黨山澤以劫害為業者均皆誘慰
追捕遠近震蹙先是河外未賓人多去就故權立東青州
為招懷之本新附人感受優復然舊人奸逃者多往投告
均表陳非便朝議能之後均所統劫盜頗起獻文詔書謹
之又以五州人戶殷多編籍不齊詔均檢括出十餘万户

及豹子漁陽人也少有武略太常中為中散大武時為散

騎常侍賜爵新安侯又拜選部尚書後除開府儀同三司
進爵淮陽公鎮長安坐盜官辦徙於統乃真君二年宋將
裴方明等侵南秦王楊難當遂陷仇池太武徵豹子復其
爵位尋拜使持節仇池鎮將督關中諸軍與建興公古弼
等分命諸將十道並進四年正月豹子進擊樂鄉大破之
宋使其秦州刺史胡崇之鎮仇池至漢中聞官軍已西懼
不敢進豹子與司馬楚之至濁水擊禽崇之盡虜其眾仇
池平未幾諸氏復推楊文德為主以圍仇池古弼討平之
時豹子次下辯聞圍解欲還弼使謂豹子曰賊取其負敗

北齊書卷之五十五

必求報復不如陳兵以待之豹子以為然尋除都督秦雍
荆梁益五州諸軍事進號征西大將軍開府仇池鎮將持
節公如故宋復遣楊文德姜道盛寇濁水別遣將青陽顯
伯守斧山以拒豹子濁水城兵射殺道盛豹子至斧山斬
顯伯悉俘其衆初南秦王楊難當歸命詔送楊氏子弟詣
京師文德以行賂得留出奔漢中宋以文德為武都王守
葭蘆城招誘氏羌於是武都陰平五部氏人叛應文德詔
豹子討之文德阻兵固險以拒豹子文德將楊高來降文
德無城南走收其妻子寮屬及故武都王保宗妻公主送

京師宋高祖大將鄧啓玄率眾叛文德豹子別令楊
文德走還漢中興安二年宋遣蕭道成等入漢中別令楊

文德楊頭等率氏羌圍武都豹子分兵將救之聞宋人增
兵益將表狀求助詔高平鎮將荀莫干率突騎二千以赴
之道成等乃退徵豹子為尚書出為內都大官宋遣其將
殷孝祖脩兩當城於清東以逼南境天水公封敕文擊之
不剋詔豹子與給事中周岳等助擊之宋瑒立鎮遣步卒
五千助成兩當豹子大破之追至城下其免者千餘人而
已既而班師先是河西諸胡亡匿避命豹子討之不捷而
還又坐免官尋以前後戰功復擢為內都大官卒文成追
惜之贈淮陽王謚曰襄子道明襲道明第八弟懷喜之成

卷之八十五 隋書 卷之八十五 隋書

以其名臣子擢為侍御中散遷侍御長孝文初吐谷渾
寅部落飢窘侵掠澆河詔假平西將軍廣川公與上黨王
長孫觀討拾寅又以其父勳子普鎮仇池有威信拜使持
節侍中都督秦雍荆梁益五州諸軍事本將軍開府仇池
鎮將假公加封懷喜至甲布恩惠夷人大悅曾帥率戶歸
附置廣業固道二郡以居之徵為南部尚書賜爵南康侯
大和元年宋葭盧成生楊文度遣弟鼠據仇池詔懷喜討
鼠鼠棄城南走進次濁水遂軍於覆津文度將強大黑固
守津道懷喜部分將士擊大黑走之追奔攻拔葭盧城斬
文度傳首京師詔討成之又初於格合築城懷喜表求許
來年築城詔責之曰若不時築築而不成成而不固以軍
法繩之南天水人柳旃據嶮不順懷喜討滅之後為豫州
刺史詔讓其在州寬怠以飲酒廢事威不禁下漕使就州
決以杖罰卒謚曰恭公子承宗襲

封敕文代人也本姓是賁祖且位開府翼青一州刺史關
內侯父涅侍御長贈定州刺史章武侯謚曰隱敕文始光
初為中散稍遷西部尚書出為使持節開府領護西夷校
尉秦益二州刺史賜爵天水公鎮上邽詔敕文征吐谷渾
慕利延兄子拾歸於柁罕眾少不制詔廣川公乙烏頭等
二軍與敕文會隴右軍次武始拾歸夜遁敕文引軍入柁

卷之三十一
五

三虜裕歸妻子及其人戶分徙千家於上邽留烏頭守枹
罕金城邊四天水梁會謀反據上邽東城南城攻逼西城
敕文先已設備賊乃退回會復攻城氏羌一万余屯南嶺休
官屠谷及雜戶二万余人屯北嶺為固等形援敕文設奇
兵大破之斬回眾復推梁會為主安豐公閻根率軍助敕
文數之又表求助未及報梁會欲謀逃遁先是敕文掘重
塹於東城之外幾斷賊走路夜半會乃飛梯騰塹而走敕
文先嚴兵於漸然和關從夜至旦敕文謀於眾曰困獸猶
鬪而況於人乃以白武幡宣告賊眾若能歸降原其生命
應守條者六百餘人會人心且震於是分道散文從商
騰躍死者大半略謂王元達因梁會之亂聚黨攻城招弓
休官屠谷之眾推天水休官王官興為秦地王敕又與臨
淮公莫真討破之天寶元年立長子萬護讓爵於弟翰于
時讓者唯萬護及元氏侯趙辟亞子元伯讓其弟次與朝
廷義而許之

呂羅漢本東平壽張人也其先石勒時徙居幽州祖顯字
子明少好學性廉直鄉人有忿爭者皆就宣焉慕容垂以
為洞閣太守皇始初以郡降道武賜爵魏昌男拜鉅鹿太
守清身奉公妻子不事新室百姓頌之曰時惟府君克清
克明緝我荒土人胥樂生願壽無疆以享長齡卒官父溫

字暉陽善書好死有文武才略位上黨太守有能名卒贈
豫州刺史野王侯謚曰敬羅漢仁厚篤慎弱冠以武幹知
名父温之為秦州司馬羅漢隨侍隴右氏揚難當寇上邽
鎮將元意頭知羅漢善射共登西城樓令射難當隊將及
兵二十二人應弦而墮賊眾轉威羅漢曰今不出戰示敵
以弱意頭善之即簡千餘人令羅漢出戰眾皆披靡難當
大驚會天武賜難當書責其跋扈難當遂仇池意頭具
以狀聞徵為羽林郎上邽休官呂豐屠名王飛鹿等據嶮
為逆詔羅漢討禽之後從征縣瓠以功遷羽林中郎幢將
易將為程千級南安王余立羅漢舊典百新文成之羅漢
散騎常侍殿中尚書進爵山陽公後為鎮西將軍秦益二
州刺史時仇池氏羌反逼駱谷鎮將吳保元走登百頃請
援於羅漢羅漢帥步騎隨長孫勳掩擊氏羌大破之賊眾
退散詔書慰勉之涇州人張羌郎聚眾千人州軍討之不
能制羅漢擊禽之仇池氏羌叛逆其賊帥蠻廉苻忻等皆
受宋官爵鐵券略陽公伏阿奴為都將與羅漢赴討所在
破之禽萬廉忻等秦益阻遠南連仇池西接赤水諸羌恃險
數為叛逆自羅漢莅州撫以威惠西戎懷德土境恬然孝
文下詔褒美之徵拜內都大官聽察多得其情卒官謚莊

卷之二十一

公長子與祖襲爵山陽公後例降為侯

孔伯恭魏郡鄴人也父昭位侍中幽州刺史魯郡公卒謚曰康伯恭以父任拜給事中後賜爵濟陽男進彭城公獻文初宋徐州刺史譚安都以彭城內附宋遣將張永沈攸之等擊安都安都請援獻文進伯恭號鎮東將軍副尚書尉元救之永與攸之棄船而走伯恭以書喻下邳宿豫城內時攸之吳悖公等率眾來援下邳屯軍焦墟曲去下邳五十餘里伯恭密造火車攻其營水陸俱進攸之等既聞將戮示軍退保樊階城宋寧朔將軍陳顯達領眾溯清而上攸之屯于淮清合口伯恭率眾度水大破顯達軍攸之軍敗順流而下伯恭從清西與攸之合戰大破之吳喜公輕騎遁走乘勝追奔八十餘里軍資器械虜獲萬計進攻宿豫宋戍將魯僧遵棄城夜遁又遣將孔大恒等南討淮陽宋太守崔武仲焚城南走遂據淮陽皇興二年以伯恭為散騎常侍彭城鎮將都督徐南北兗州諸軍事假東海公卒贈鎮東大將軍東海王謚曰桓伯恭弟伯遵襲父爵魯郡公位東萊鎮將東徐州刺史坐事免官卒于家

田益宗光城蠻也身長八尺雄果有將略狀舉止有異常世為四山蠻帥受制於齊太和十七年遣使張超奉

表歸魏十九年拜員外散騎常侍都督南司州刺史光城
縣伯食蠻邑一千戶所統守幸任其銓置後以益宗既度
淮北不可仍為司州乃於新蔡立東豫州以益宗為刺史
尋改封安邑縣伯景明初梁師寇三關益宗遣光城太守
楊興之進至陰山關南據長風城逆擊大破之二十二年
梁建寧太守黃天賜築城赤亭復遣其將黃公賞屯於滌
城與長風相持益宗命安蠻太守梅景秀與興之犄角擊
討破之獲其一城上表陳攻取之術宣武納之遣鎮南將
軍元英攻義陽益宗遣其息曾生斷梁之糧運破梁戍主

道文與會米軍舟焚燒蕩盡時樂口已南即豫二州諸縣
比日沒於梁唯有義陽而口梁招益宗以車騎大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五千戶郡公尚時安危在益宗去就而益宗守
節不移郢豫克平益宗力也益宗年稍衰老聚斂無厭兵
人患其侵擾諸子及孫競規賄貨部內苦之咸言欲叛宣
武深亦慮焉乃遣中書舍人劉桃符宣旨慰喻庶以安之
桃符還啓益宗侵掠之狀詔之曰聞卿息曾生在淮南貧
暴播殺梅伏生為爾不已損卿誠效可令曾生與使赴關
當加任使曾生父未至延昌中詔以益宗為使持節鎮東
將軍濟州刺史常侍如故帝慮其不受代遣後將軍李世
哲與桃符率眾襲之奄入廣陵益宗子曾生曾賢等奔於

關南招引梁兵光城已南皆為梁所保世哲擊破之增置
郡成以益宗還授征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
改封曲陽縣伯益宗生長邊地不願內榮雖位秩崇重猶
以為恨表陳桃符說毀之狀詔曰既經大宥不容方更為
以熙平初益宗又表乞東豫以招二子靈太后令答不許
卒贈征東大將軍鄆州刺史謚曰莊少子纂襲位中散大
夫卒贈東豫州刺史益宗長子隨與位弋陽東汝南二郡
太守益宗兄興祖任江州刺史

孟表字武達濟北蛇丘人也自云本屬北地號索田諸孟

表據郡歸魏除南兖州刺史領馬頭太守賜爵縣侯

渦陽後漢遺其豫州刺史裴叔業攻圍六十餘日城中食

盡唯以朽革及草木皮葉為糧表遣將士戮力固守會

鎮南將軍王肅救之叔業乃退初有一南人自云姓邊字

叔珍攜妻息從壽春投表表及送關魯叔業圍城表後察

叔珍言色頗有異即推覈乃是叔業姑兒規為內應所攜

妻子竝亦假妄於此所斬之人情乃安孝文嘉其誠封

汝陽縣伯歷齊州刺史散騎常侍光祿大夫齊州刺史卒

難亮州刺史謚曰

奚康生河南陽程人也本姓達奚其先居代世為部落大

猶有餘力觀者以為絕倫弓即表送置之武庫後梁遣都督臨川王蕭宏勒甲十方規定徐州詔授康生武衛將軍一戰敗之還京召見宴會賞帛千匹賜驊騮御胡馬一匹出為華州刺史頗有聲績轉涇州刺史以輒用官炭為御史所劾削除官爵尋復之梁直閣將軍徐玄明戍郁州殺其刺史張稷以城內附詔康生迎接賜細御銀纏朝一張并棗柰東面敕曰果者果如朕心棗者早遂朕意未發

郁州刺史復叛及大舉征蜀假康生安西將軍邪趣綿竹至隴右宣武崩班師後除相州刺史在州以天旱令人

鞭石季龍畫象復就西門約祠祈雨不獲令更取約若未幾二兒暴喪身亦遇疾巫以為季龍豹之祟徵拜光祿

領右衛將軍與元義同謀廢靈太后遷河南尹仍右衛領

左右與子難取左衛將軍侯剛女即元又妹夫也又以其通姻深相委託三人多宿禁內或迭出入以康生子難為千牛備身康生性麤武言氣高下義稍憚之見于顏色康生亦微懼不安正光二年二月明帝朝靈太后于西林園文武侍坐酒酣迭儂次至康生乃為力士儂及於折旋每顧視太后舉手蹈足噴目領首為殺縛之勢太后解其意而不敢言日暮太后欲攜帝宿宣光殿侯剛曰至尊意朝訖嬪御在南何勞留宿康生曰至尊陛下兒隨陛下將

東西更復訪問誰羣臣莫敢應靈太后自起援帝臂下堂而去康生大呼嗚呼歲於後近侍皆唱萬歲明帝引前入閣左右竟相排闥不得開康生奮牛刀斫直後元思和得定明帝既上殿康生時有酒勢將出處分遂為人所執縛於門下至曉义不出令侍中黃門僕射尚書等十餘人就康生所訊其事處康生斬刑難處絞刑义與剛並在內矯詔決之康生如奏難恕死從流難哭拜辭义康生忻子免死慷慨了不悲泣語其子云我不反死汝何為哭也有司驅逼奔走赴市時已昏闇行刑义注刀數下不死於地刻載成言稟义意旨過至苦痛嘗食典御奚混與康生同執刀入內亦一歲時康生父為將及臨州多所殺戮而乃信向佛道每捨居宅立寺塔九歷四州皆有建置死時年五十四子難年十八以侯剛壻得停百日竟徙安州後尚書盧同為行臺义令殺之康生於南山立佛圖三層先死忽夢崩壞沙門有為解云檀越當不吉利無又供養佛圖故崩耳康生稱然竟及於禍靈太后反政贈都督冀瀛滄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司空冀州刺史謚曰武貞又追封壽張縣侯子剛襲揚大眼武都氏難當之孫也少驍捷跳走如飛然庶孽不為宗親顧待不免飢寒太和中起家奉朝請時將南伐尚

北史卷之五十一

十一

書李冲典選征官大眼往求焉冲弗許大眼曰尚書不見
知聽下官出一技便出長繩三丈許繫其舌而走繩直如矢
馬馳不及見者無不驚歎冲因曰一戰以來未有逸材若
此者也遂用為軍主大眼顧謂同寮曰吾之今日所謂蛟
龍得水之秋自此一舉不復與諸君齊列矣未幾遷統軍
從車駕征宛葉穰鄧九江鍾離之間所經戰陣莫不勇冠
六軍宣武初裴叔業以壽春內附大眼與奚康生等密衆
先入以功封安成縣子除直閣將軍出為東荊州刺史時
蠻酋樊秀安等反詔大眼為別將隸都督李崇討平之大
眼功尤多妻潘氏善騎射自詣軍省大眼至故戰游獵之
際潘亦戎裝齊鎧而馳及至還營同坐幕下崇謂潘曰言
笑自得大眼時指謂諸人曰此潘將軍也梁武遣其將張
惠紹總率衆軍竊據宿豫又假大眼平東將軍為別將與
都督邢巒討破之遂與中山王英同圍鍾離大眼軍城東
守淮橋東西道屬水汎長大眼所統統軍劉神符公孫祉
兩軍夜中爭橋奔退大眼不能禁相尋而走空徙營州為
兵永平中追其前勳起為討守中山內史時高肇征蜀宣
武慮梁人侵軼乃徵大眼為太尉長史持節假平南將軍
東征別將隸都督元遠逼禦淮肥大眼至京師時人思其
雄勇喜於更用臺省諸君觀者如市後梁將康瓛於浮山

卷之九十一
九

馮淮規復壽春明帝加大眼光祿大夫率諸軍鎮荆山復其封邑後與蕭寶實俱征淮堰不能克遂於堰上流鑿渠浚水而還加平東將軍大眼撫循士卒呼為兒子及見傷疾為之流泣自為將帥恒身先兵士當其鋒者莫不摧拉南賊所遣督將皆懷畏懼時傳言淮泗荆沔之間童兒啼者恐之云揚大眼至無不即止至肅第秉之初歸國也謂大眼曰在南聞君之名以為眼如車輪及見乃不異於人車輪當世推其驍果以為關張弗之過也然征淮堰之役

善於此也常通達過度軍士頗感焉職者以為生移所致又

示之曰卿等若作賊吾故如此相殺也又北齊郡嘗有死害大眼搏而獲之斬其頭縣於穰市自是荆蠻相謂曰揚公惡人常作我蠻形以射之又深山之虎尚所不免遂不敢復為寇盜在州二年卒大眼雖不學恒遣人讀書而坐聽之悉皆記識令作露布皆口授之而竟不多識字也有三子長醜生次領軍次征南皆潘氏所生成有父風初大眼徙營州潘在洛陽頗有賢行及為中山大眼側生女夫趙延寶告之於大眼大眼怒幽潘而殺之後娶繼室元氏大眼之死也醜生等即印綬所在時元始懷孕自指其腹

謂甌生等曰開國當竟甌生之汝等婢士勿有所望甌生等深以為恨及大眼喪將還京出於城東七里營車而宿夜二更甌生等開大眼棺延寶寶怪而問焉征南射殺之元怖走入水征南又彎弓將射之甌生曰天下豈有害母之人乃止遂取大眼屍令人馬上抱之左右扶挾以叛荆人畏甌生等驍武不敢苦追遂奔梁

崔延伯博陵人也祖壽於彭城陷入江南延伯少以武壯聞仕齊為緣淮游軍帶濠口戍主太和中入魏常為統帥膽氣絕人兼有謀略積勞稍進除征虜將軍荊州刺史賜封定陵男荊州士僉鑿左為寇每有聚結延伯輒自討之莫不摧殄由是穰土帖然無敢為患永平中轉池州刺史梁遣左游擊將軍趙祖悅率眾偷據硤石詔延伯為別將與都督崔亮討之亮令延伯守下蔡延伯與別將伊瓮生挾淮為營延伯遂取車輪去輜前銳其輻兩兩相對掾竹為繩貫連相屬並十餘道橫水為橋兩頭施大鹿盧出沒任情不可燒斫既斷祖悅走路又令舟舸不通由是梁軍不能赴救祖悅合軍咸見俘虜於軍拜征南將軍光祿大夫延伯與楊大眼等至自淮陽靈太后幸西林園引見謂曰卿等志尚雄猛皆國之名將比平硤石公私慶快此乃卿等之功也但淮堰仍在宜須預謀故引卿等親共量築

各出一圖以為後計大眼對曰臣觀渭水陸二道一時俱
下往無不剋延伯曰既對聖顏臣知願聖心思水兵之勤
溝瀆陸地之計如何可前愚臣短見願聖心思水兵之勤
苦給復一年專習水戰脫有不虞分復可用靈太后曰卿
之所言深是宜要當田救如請二年除并州刺史在州貪汙
聞於遠近還為金紫光祿大夫出為鎮南將軍行岐州刺
史假征西將軍賜驢一匹正光五年秋以往在揚州
建淮橋之勳當利所男改封新豐子時莫折念生兄天
生下隴東寇征西將軍元志為天生所禽賊眾甚

黑水召延伯為使持節征西將軍西道都督行臺

公參賊勇怯延伯選精兵數千下度黑水列陣而進以向
賊營寶實率騎於水東尋原西北以示後繼於時賊眾大
盛水西一里營營連接延伯徑至賊壘揚威脅之徐而還
退賊以延伯眾少開營競追眾過十倍臨水逼蹙寶實親
觀之懼有虧損延伯不與其戰身自殺後抽眾東度轉運
如神須臾濟盡徐乃自度賊徒奪氣相率還營寶實大悅
謂官屬曰崔公古之關張也今年何患不制賊延伯馳見
寶實寶實曰此賊非老奴敵公但坐看後日延伯勒眾而出寶
實為後拒一生悉眾來戰延伯身先士卒陷其前鋒於是

驍銳競進大破之俘斬十餘萬追奔及於小隴秦賊勁強
諸將所憚初議遣將咸云非延伯無以定之果能克敵詔
授左衛將軍餘如故於時万俟醜奴宿勤明達等寇掠涇
州先是盧祖遷伊瓮生數將皆以元志前行之始同時發
雍從六百道將取高平志敗仍停涇部延伯既破秦賊乃
與寶貴率眾會於安定甲卒十二万鐵馬八千匹軍威甚
盛時醜奴置營涇州西北七十里當原城時或輕騎擊來
挑戰大兵未交便示奔北延伯矜功負勝遂唱議先驅伐
木別造大排內為鑲柱教習強兵負而趨走號為排城戰
士在外鑿重居中自涇州緣原北上眾軍將出討賊未戰
之間有賊數百騎許持文書云是降簿乞緩討寶貴等
謂其事實遂巡未閱俄而宿勤明達率眾自東北而至乞
降之賊從西競下諸軍前後受敵延伯上馬突陣賊勢摧
挫便爾逐北徑造其營賊本輕騎延伯軍兼步卒兵力疲
怠賊乃乘間得入排城延伯軍大敗死傷者將有二万寶
貴敏軍退保涇州延伯脩繕器械購募驍勇復從涇川西
進去賊彭阮谷柵七里結營延伯取前挫辱不報寶貴獨
出龔賊大破之俄頃間平其數柵賊皆逃迸見兵人采掠
散亂不整還來衝突遂大奔敗延伯中流矢為賊所害士
卒死者万余人延伯善將撫能得眾心與康生大眼為諸

北史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將之冠延伯末路功名尤重時大寇未平而延伯死朝野
驚懼焉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定州刺史諡曰
武烈

李叔仁隴西人也驍健有武力前後數從征討以功賜爵
獲城鄉男梁豫州刺史王超宗內侵叔仁時為兼統軍隸
揚州刺史薛真度真度遣叔仁討超宗大破之以功累遷
洛州刺史假撫軍將軍後以軍功封陳郡公又除光祿大
夫朔州刺史齊州廣川人劉執清河太守邵懷聚眾反自
署人行臺詔叔仁為都督討平之除鎮西將軍金紫光祿
大夫轉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邢果反於青州叔仁為大
都督討於淮失利而還永安二年坐事除名尋復官爵

節閔帝初加散騎常侍開府後除涼州刺史遣使密通款
於東魏事覺見殺叔仁所用之槊長大異於常槊時人壯
論曰韓茂皮豹子封敕文呂羅漢孔伯恭之為將也皆以
沈勇篤實仁厚撫眾功成事立不徒然矣與夫苟要一戰
之利僥倖暫是勝之名豈同年而語也田益宗廢美荒帥翻
然効款終於懷金曳紫不其美歟孟表之致名位不徒然
也夫人主聞鞞鼓之響則思將帥之臣何則美難卒暴折
德禦侮為國之所繫也奚康生等俱以熊虎之姿奮征伐

之氣亦一時之驍猛壯士之功名乎

列傳第二十五

北史三十七

列傳第二十六

北史三十八

裴駿

從孫敬憲

莊伯

裴延雋

裴佗

子讓之孫矩

裴果

裴寬

裴俠

子祥

裴文舉

裴仁基

裴駿字神駒小名皮河東聞喜人也父雙碩位恒農太守

裴駿字神駒小名皮河東聞喜人也父雙碩位恒農太守

安邑子贈東雍州刺史聞喜侯駿幼而聰慧親表稱為神
駒因以為字弱冠通涉經史方檢有禮度鄉里宗敬焉蓋
吳作亂於關中汾陰人薛永宗聚眾應之來襲聞喜縣令
憂惶計無所出駿在家聞之便率厲鄉豪奔赴之賊退刺
父以狀聞會太武親討蓋吳引見駿駿陳敘事宜帝大悅
謂崔浩曰裴駿有當世才其中美我嘉補中書博士浩亦
深器駿目為三河領袖轉中書侍郎宋使明僧暲來聘以
駿有才學假給事中散騎常侍於境上勞接卒贈秦州刺
史聞喜侯謚曰康子脩字晉書清辯好學歷任秘書中散
主客令累遷中大夫兼祠部曹掌儀主禮樂每有疑議脩
甚西故實或有脩贊平謚曰恭非宣武時追贈東秦州東
史脩早孤居喪以孝聞二弟三妹並在幼弱撫養訓誨甚
有義方次第務早喪脩哀傷之感於行路愛育孤姪同於
己子及將異居奴婢田宅悉推與之時人以此稱焉子詢
字敬叔美儀貌多藝能音律博亦成所聞解位平昌太守
時太原長公主寡居與詢私姦明帝仍詔詢尚焉尋以主
婿特除散騎常侍時本邑中正闕司徒召詢為之詢族叔
昞自陳情願此官詢遂讓焉吁論善之尋監起居事遷祕
書監出為郢州刺史詢以凡司成才一蠻西田朴特地居要
嶮衆踰數萬足為邊捍遂表特西郢州刺史朝議許

裴駿傳

之梁將李國興寇邊朴特與部曲為長裹聲援郢州獲全
朴特頗有力焉徵為七兵尚書武泰中以本官兼侍中為
關中大使未及發於河陰遇害贈司空公謚曰貞烈無子
脩弟宣字叔令通辯博物早有聲譽少孤事母克以孝友
稱司空李冲有人倫鑒見而重之孝之初徵為尚書主客
郎累遷太尉長史宣上言自遷都以來凡戰陣之虜及軍
罷兵還之道所有骸骼無人覆藏者請悉令州郡成邏檢
行埋掩并符出兵之鄉其家有死於戎役者皆使招魂復
魄附祭先靈復其年租調身被傷痍者免其兵役朝廷從
之出為益州刺史宣至州緩撫其得戎元之心後晉壽更
置益州改宣所舊為南秦州宣家世以儒學為業常慕廉
退每歎曰以賈誼之才漢文之世而不歷公卿將非運也
乃謂親賓曰吾本無當世之志直隨牒至此祿厚養親効
不光國可以言歸矣因奉表求解宣武不許乃作懷田賦
以叙心焉宣素明陰陽之書自始患使剋亡日果如其言
贈豫州刺史謚曰定尋改為穆子敬憲嗣
敬憲字孝虞少有志行學博才清撫訓諸弟專以讀誦為
業澹於榮利風氣俊遠郡徵功曹不就諸府辟命先進其
第世人歎美之司州牧高陽王雍舉秀士射策高第除大
學博士性和雅未嘗失色於人工隸草解音律五言之作

獨擅於時名聲甚重後進咸共宗慕之中山將之部朝賢
送於河梁賦詩言別皆以敬憲為最其文不能贍逸而有
清麗之美少有氣病年三十三卒人物甚悼之敬憲世有
二義於鄉里孝昌中蜀賊陳雙熾所過殘暴至敬憲宅輒
相約束不得焚燒為物所伏如此永興三年贈中書侍郎
諡曰文

敬憲弟莊伯字孝夏亦有文才器度閑雅喜愠不形於色
博識多聞善以約言辯物司空任城王澄辟為行參軍甚
加知賞年二十一上神龜頌時人異之文筆與敬憲相亞

福准王威北討引為記室參軍委以章奏之事及聞敬憲
寢疾求假不許遂復自還亦稱而不問扶侍兄弟書夜不

離於側形容憔悴因葬敬憲於鄉遇病卒年二十八兄弟
求學知名同年俱喪世共嗟惜之永安三年贈通直散騎
侍郎諡曰獻兄弟並無子所著詞藻莫為集錄莊伯弟獻
伯廷尉卿濟州刺史少以學尚風流有名京洛為政嚴酷
不得吏人之和但以清白流譽卒於殿中尚書

駿從弟安祖少聰慧年八九歲就師講詩至鹿鳴篇語諸
兄云鹿得食相呼而況人乎自此未曾獨食弱冠州辟主
簿人有兄弟爭財詣州相訟安祖召其兄弟以禮義責讓
之此人兄弟明日相率謝罪州內欽服之後有人勸其仕

進安祖曰高尚之事非敢庶幾但京師遼遠實憚於棲屑耳於是閑居養志不出城邑曾天熱舍於樹下有鷺鳥逐雉雉急投之遂觸樹而死安祖愍之乃取置陰地徐徐護視良久得蘇喜而放之後夜忽夢一丈夫衣冠甚偉著繡衣曲頌向安祖再拜安祖怪問之此人云感君前日見放故來謝德聞者異焉後孝文幸長安至河東存訪故老安祖朝於蒲坂帝與語甚悅仍拜安邑令以老病固辭詔給一時俸以供湯藥焉年八十三卒於家

裴延雋字平子河東聞喜人也魏冀州刺史徽之八世孫也曾祖翮諮議參軍并州別駕祖雙彪河東太守贈雍州

刺史諡曰順父山崧州主簿行平陽郡事以平蜀賊丁武功贈東雍州刺史延雋少孤事後母以孝聞涉獵墳史有才筆舉秀才射策高第除著作佐郎累遷太子洗馬又領本邑中正及太子恂廢以官官例免宣武即位為中書侍郎時帝專心釋典不事墳籍延雋上疏致諫後除司州別駕及詔立明堂羣官博議延雋獨著一堂之論太傅清河王懌時與衆議讀而笑曰子故欲遠符僕射也明帝時累遷幽州刺史范陽郡有舊宮元渠徑五十里漁陽燕郡有故宮陵諸塙廣袤二十里皆廢毀多時莫能修復時水旱不調延雋乃表求營造遂躬自履行相度形勢隨力分

督未幾而就漑田百萬餘畝為利十倍百姓賴之又命主簿鄴惲脩起學校禮教大行人歌謠之在州五年考績為天下最拜太常卿歷七兵殿中二尚書散騎常侍中書令御史中尉又以本官兼侍中吏部尚書延雋在臺閣守職而已不能有所裁斷直繩也莊帝初於河陰遇害贈儀同三司都督雍州刺史子元直敬猷並有學尚與父同時遇害元直贈光州刺史敬猷妻丞相高陽王雍外孫超贈尚書僕射延雋從叔愛醜挑弓並見稱於鄉里子鳳字貫興沈雅有器識儀望甚偉孝文見而異之吏部尚書任城王澄有知人鑒每歎美鳳以袁天許之位可此太字以忠恕強正有學涉卒於廷尉卿鑿磨官清苦時論稱之贈東雍州刺史子澤頗有文學齊孝昭初為齊帥奏舍兄孝昭崩魏收議為恭烈皇帝澤正色抗論曰魏收死後亦不肯為恭烈之謚何容以擬大行且比皇太后不豫先帝殮寢失常聖躬貶損今者易名必須加孝遂改為孝昭因此忤旨出為廣州司馬尋歷位中書侍郎兼給事黃明侍郎以漏泄免後為散騎侍郎尋為誅毀大臣趙彥深等兼誅石榴詩微以託意有人以奏武成武成浹杖六十髡頭除名後主即位為清河郡守與祖奭有舊奭奏除尚書左丞引

為兼善明執政疾其祖璣之黨與權李舒等同見誅澤本
勤直無所回避及被出遣還折節和光然好戲笑無規檢
故頓敗妻並鹿魏氏恩好甚隆不能暫相離澤母從駕其
妻不宿亦至性強立時人以為健婦夫半延傷從祖弟良
字元賓稍遷尚書老功郎中時汾州吐京胡薛羽等作逆
以良兼尚書左丞為西北道行臺時有五城郡山胡馮宜
都賀悅回成等以妖妄惑眾假稱帝號服素衣持白傘白
幡率諸逆眾於雲臺郊抗王師良大破之又山胡劉蓋升
自云聖術胡人信之威相影附旬日之間逆徒還振以良
為汾州刺史加輔國將軍行臺如故良以城人亂寇之率
眾奔西河汾州之居西河自良始也孝靜初為備大將軍
大府卿卒於官贈吏部尚書謚曰貞又重贈侍中尚書僕
射子叔祉粗涉文學居官甚著聲績在終司空右長史良
從父兄子慶孫子紹遠少孤性倜儻重然諾正光末汾州
吐京群胡薛悉公馬牒騰竝自立為王眾至數萬詔慶孫
為募人別將招率鄉豪以討之慶孫每摧其鋒進軍深入
至雲臺郊大戰郊西賊眾大潰徵赴都除直後於是賊復
鳩集北連秦并南通益蜀兇徒轉益以慶孫為別將從軹
關入討深入二百餘里至陽胡城築廷以此地被山帶河
於要之所明帝末遂立邵郡因以慶孫為太守慶孫務安

緝之威來歸業尔朱榮之死也世隆極其北度詔慶孫為
大部督與行臺海子恭率眾追擊慶孫與世隆密通事洩
追還河內斬之慶孫任俠有氣鄉曲壯士及好事者多相
依附撫養或有恩紀在郡日逢歲飢凶四方遊客恒有百
餘慶孫自以家報贖之性雖麤武愛好文流與請才學之
士咸相立結輕財重義坐客恒滿是以為時所稱延雋從
祖弟仲規少好經史頗有志節咸陽王禧為司州牧辟為
主簿仍表行建興郡事車駕自代還洛次於郡境仲規備
供帳朝於路側詔仲規曰畿郡望重卿何能自致此也仲
規曰臣下才庸不稱被文襄來充紫綵臣方懼馬足會異功於帝

籍上一郡而已孝文笑曰異外必副此言如駕還見

曰昨得汝主簿為南道主人六軍豐贍元弟之寄殊副
望除司徒主簿仲規父在鄉疾病棄官奔赴以違制免父
之中山王英征義陽引為統軍奏復本資於陣戰沒贈河
東太守謚曰貞無子弟叔義以第二子伯茂後之伯茂少
有風望學涉羣書文藻富贍釋褐奉朝請大將軍亮王繼
西討引為監曹參軍南征絳蜀陳雙熾為行臺長孫承業
行臺郎中承業還京師留伯茂仍知行臺事以平薛鳳賢
等賞平陽伯再遷散騎常侍典起居注大昌初為中書侍
郎永熙中孝武帝兄子廣平王贊感漢之風察以伯茂為文

學後加中軍大將軍伯茂好飲酒頗恣疎傲久不從官言
為謫情賦天平初遷鄴又為遷都賦二年因內宴伯茂侮
慢殿中尚書章武王景哲景哲遂申啓稱伯茂棄其本列
與監同行以初擊案傍汗冠服禁庭之內令人挈衣詔付
所司後竟無坐伯茂既出後其伯仲規與元景融別居景
融貧窘伯茂了無賑恤殆同行路世以此貶薄之卒年三
十九知舊歎惜焉伯茂末年劇飲不已乃至傷性多有愆
失未亡前數日忽云吾得密信將被收掩乃與婦乘車西
逃避後因顧指壁中言有官之追逐其妻方知其病空也

伯茂家園友人常景李暉王元景盧元明魏李景李暉
十許人於墓傍置酒設祭哀哭涕泣一飲一醉曰裴中書

魂而有靈知吾曹也乃各賦詩一篇李騫以魏收亦與之
友寄以示收收時在晉陽乃同其作論叙伯茂其十字云
臨風想玄度對酒思公榮時人以伯茂性侮傲謂收詩頗
得事實贈散騎常侍衛將軍度支尚書雍州刺史重贈吏
部尚書謚曰文伯茂曾撰晉書竟未能成無子兄景融以
第二子孝才繼應武平末位中書舍人叔義亦有學行累
遷太山太守為政清靜吏人安之遷司徒從事中郎卒贈
東秦州刺史謚曰宣子景融字弘明為學好屬文舉秀才
射策高第除太學博士稍遷議大夫頗著作元象中儀

同高岳以為錄事參軍弟景龍景顏被劾廷尉獄景融又
選吏部擬郡為御史中尉崔暹所彈云其自榮味進遂坐
免官病卒景融里遠康謹無競於時雖才不稱學而緝經
無倦文詞沉澁理會處寡所作文章別有集錄景顏頗有
學尚孝靜初為司空長史在官貪穢為中尉崔暹所劾遇
病死獄中延雋族兄聿字外興以操尚貞立被孝文所知
為北中府長史時帝以聿與中書侍郎崔亮清貧欲以幹
祿優之乃以亮帶野王縣聿帶溫縣時人榮之卒於平
秦郡太守贈洛州刺史子子袖入關西延雋族人瑗字珍
寶大和中所屬河北郡以貧苦自立為汝南王允郎
中令者肅初平於雍州刺史延雋後以兄宣明位華州刺史
更有惠政謚曰簡二子景鸞景鴻並有逸才河東呼景鸞
為驥子景鴻為龍文景鸞位華州刺史子文端齊行臺郎
四子願安志弘振景鴻齊和凌郡守子叔卿博涉有孝行
時人號曰裴曾子隋貞立令子神舉神符而神舉最知名
裴佻字元化河東聞喜人也六世祖詵仕晉位太常卿因
晉亂避地涼州符堅平河西東歸因居解縣世以文學顯
五舉秀才再舉孝廉時人美之父景惠州別駕佻容貌魁
偉隤然有器望舉秀才以高第除中書博士累遷趙郡太
守為政有方威惠甚著後更姦人莫不改貫所得俸祿家

恤貧窮轉前將軍荊州刺史郡人戀仰傾境餞送鑿西田
盤石田敬宗等部落萬餘家恃衆阻險不宿王命前後救
守未能降款徙至州單使宣慰示以禍福敬宗聞風歸附
於是合境清晏繼負至者千餘家後加中軍將軍以老乞
還卒遺令不聽請贈不受賄送諸子皆遵行之佗性剛直
不好與俗人交游其投分者必當時名勝清白任真不事
家產宅不過三十步又無田園暑不張蓋寒不衣裘其真
儉若此子讓之

讓之字士禮年十六喪父殆不勝哀其母辛氏泣撫之曰

集我滅性得為孝子乎由是白勉辛氏高明婦人又閑禮
度夫喪諸子多幼弱廣延師友以親自教授內外親屬有

吉凶禮制多取則焉讓之少好學有文情清明俊辯早得
聲譽魏天平中舉秀才對策高第累遷屯田主客郎中省
中語曰能賦詩裴讓之為太原公開府記室與楊愔友善
相遇則清談竟日愔每云此人風流敬言拔裴文季為不亡
矣梁使至常令讓之攝主客郎第二弟諷之奔關右兄弟
五人皆拘繫齊神武問云諷之何在荅曰昔吳蜀二國諸
葛兄弟各得盡心況讓之老母在此君臣分定失忠與孝
愚夫不為伏願明公以誠信待物若以不信處物物亦安
能自信以此定霸猶却行而求道耳神武善其言兄弟俱

釋歷文襄大將軍主簿兼中書舍人後兼散騎常侍贈
文襄嘗入朝讓之道引容儀醜籍文襄目之曰士禮佳舍
人也遷長兼中書侍郎領舍人齊受禪靜帝孫居別宮與
諸臣別讓之流涕歔歔以參掌儀注封寧都縣男帝欲以
爲黃門侍郎或言其體重不堪趨侍乃除清河太守至郡
未幾楊愔謂讓之諸弟曰我與賢兄交款企聞善政適有
人從清河來云姦吏斂迹盜賊清靖暮月之期翻更非速
清河有二豪吏曰轉黃孫舍與父吏姦猾多有侵削因事
遂齊人取財計賊依律不至死讓之以其亂法殺之時清
河王岳爲引州牧遣部從事案之侍中高德政舊與讓之

不協密奏言當陛下受禪之時讓之有戀魏朝嗚咽流涕
比爲內官情非所願旣而楊愔請救之云罪不合死文宣
大怒謂愔曰欲得與裴讓之同家邪於是無敢言者事奏
竟賜死於家讓之次第諫之字一止少好儒學釋褐大學
博士嘗從常景借書百卷十許口便返景疑其不能讀每
卷策問應答無遺景歎曰應素五行俱下彌衡一覽便記
今復見之於裴生矣楊愔聞曰改葬託諫之頭作十餘墓
誌文皆可觀讓之諫之又皇和和弟亮並知名於洛下
時人語曰諫勝於讓和不如亮司空高乾致書曰相屈爲
戶曹參軍諫之復書不受雲沛王開大司馬府辟爲記室

遷鄴後諶之留在河南西... 領軍獨孤信入據金墉以諶
之為開府屬號曰洛陽遺... 信敗諶之居南山洛州刺史
三元甄乃為中從事西師忽至... 尋退還隨西師入關周文
帝以為大行臺舍曹郎... 卒贈徐州刺史次諶之子士平
七歲便勤學早知名累... 司徒主簿揚愔每稱歎曰河東
士族京官不少唯此家... 八弟全無鄉音識之雖年少不妄
交游唯與隴西李術趙... 郡李繪頌丘李構清河崔瞻為忘
年友昭帝梓宮將還鄴... 轉儀曹郎尤悉歷代故事儀注喪
禮皆能裁正為許昌大... 守客旅過郡皆出私財供給人間
無所積代下日為... 所懷仕周卒伊州太守次諶之子

士平少有風格邢邵

云我裴四武成為開府... 為參軍

掌書記次諶之字士平... 純謹有局量弱冠為平原公開府
書記掌書記從至并州... 其母在鄴忽得心痛諶之是日不
勝思慕心亦驚痛乃請... 乞心而還當時以為孝感文宣踐阼
幸晉陽皇太子監國留... 諶之與杜臺卿並為齊帥領東宮
管都轉太子舍人奏中... 書告人重衛尉杜弼被其家客誣
云有怨言誅諶時政... 并稱諶之與弼交好亦知之坐免官
卒天統中追贈平州刺... 史次諶出後讓之次子矩最
知名

矩字弘大繼祿而孤及長

學頗過人藻有智數世父讓

之謂曰觀汝神識足成才士欲求宦達當資幹世之務矩
 田是始留情世事任齊為高平王文學齊亡不得調隋文
 帝為定州總管補記室甚親以之為憂去職及帝作相
 遣使馳召之參相府記室事以禪還給車馬人車伐
 陳之後領元帥記室既破丹陽管王廣令矩與高穎收陳
 圖籍明年奉詔巡撫嶺南示行高智慧汪文進等作亂
 吳越道閉難遣矩行矩請速進上許之行至南康得兵
 數千人時俚帥王仲宣逼廣州遣其部將周師舉圍東衡
 州矩與大將軍庾原赴之賊立九屯大庾嶺二為聲援

舉進軍自南海拔廣州仲宣懼而潰散矩所統集者二十
 餘州又承制署渠帥為刺史縣令及還上大悅命升殿
 苦之謂高穎揚素曰韋洗將一萬兵不能早度嶺每患其
 兵少裴矩以三千斃卒徑至南海有臣若此朕亦何憂以
 功拜開府賜爵聞喜縣公資物二千段除戶部侍郎遷內
 史侍郎時突厥強盛都藍可汗妻大義公主即宇文氏女
 由是數為邊患後因公主與從胡私通長孫晟先發其事
 矩請出使說都藍顯戮宇文氏從之竟如其言公主見殺
 後都藍與突利可汗構難屢犯亭鄣詔太平公李萬歲為
 行軍總管出定襄道以矩為行軍長史破達頭可汗於塞

外萬歲被誅功竟不錄上以啓人可汗初附今矩撫慰之
還為尚書左丞其年又獻皇后崩大常舊無儀注矩與牛
弘李元藥等據禮參定轉吏部侍郎名為稱職煬帝即
征營建東都矩職脩府省凡旬功就時西域諸蕃多至張
掖與中國交市帝令矩堂其事矩知帝方勤遠略諸胡至
者矩誘令言其國俗山川險易撰西域圖記三卷入朝奏
之其序曰臣聞禹定九州導河不踰積石秦兼六國設防
止於臨洮故知西胡雜種僻居遐裔禮教之所不及書與
之所不傳自漢氏阻塞開拓河右始稱名號者有四十六
部不日屢經征戰後漢之世頻廢此官雖大宛以來畧知
其數而諸國山川未有名目至如姓氏風土服章物產全
無纂錄世所弗聞復以春秋遞謝年代久遠兼并誅討互
有興亡或地是故邦改從今號或人非舊類同襲音名兼
復部人交錯封疆移改戎狄音殊事難窮驗于闐之北葱
嶺以東考于前史三十餘國其後更相屠滅僅有十存自
餘淪沒埽地俱盡空有丘墟不可記識皇上應天育物無
隔華夷率土黔黎莫不慕化風行所及日入以來職貢皆
通無遠不至臣既因撫納監知關市尋討書籍訪采胡人
或有所疑即詳衆口依其本國服飾儀形王及庶人各顯

西域圖記卷之三

容止即丹青模寫為西域圖記共成三卷合四十五國仍
別造地圖窮其要害從西頃以去北海之南縱橫所亘將
二萬里諒由富商大賈周游經涉故諸國之事罔不徧知
復有幽荒遠地卒訪難曉不可憑虛是以致闕而二漢相
踵西域為傳之人數十即稱國王徒有名號有乖其實今
者所編皆餘千戶利盡西海多產珍異見山居之屬非有
國名及部落小者多亦不載發自燉煌至于西海凡為三
道各有襟帶北道從伊吾經蒲類海鐵勒部突厥可汗庭
度北流河水至拂菻國達于西海其中道從高昌焉耆龜
茲踈勒度葱嶺又經鑿汗蘇勒沙那國康國曹國何國大
小安國穆國至波斯達于西海其南道從鄯善于闐朱俱
波喝盤陀度葱嶺又經護密吐火羅維提怛怛延漕國至北
婆羅門達于西海其三道諸國亦各自有路南北交通其
東安國南婆羅門國等並隨其所往諸處得達故知伊吾
高昌鄯善並西域之門戶也葱嶺燉煌是其咽喉之地以
國家威德將士驍雄汎濛泥而越旌越崑崙而躍馬易如
反掌何往不至但突厥吐谷渾分領羌胡之國為其擁遏
故朝貢不通今並因商之密迭誠款引領翹首願為臣妾
聖情含養澤之普天服而撫之務在安輯故皇華遣使弗
動兵車諸蕃既從突厥可滅一洗一以復其在茲乎不有所

記無以表威化之遠也帝大賜物五百段每日引矩至御坐親問西方之事矩感言中多諸寶物吐谷渾易可分石帝由是甘心將通西域二夷經略成以委之後遷黃門侍郎復令往張掖引致西王母者十餘國大業三年帝有事於恒嶽咸來助祭帝將出河右復令矩往敦煌矩遣使說高昌王鞠伯雅及伊吾山一乞該等皆以厚利導之使入朝及帝西巡次燕支山高曰王伊吾設等及西蕃胡二十七國謁於道左皆令佩金一被錦扇焚香奏樂歌儷喧噪復令張掖武威士大盛飾觀填咽周亘數十里以示中國之盛帝見而大悅帝被出谷卑石數千里並遣兵

綏懷收進位銀青光祿大夫其年冬帝至東都矩以蠻夷朝貢者多諷帝令都下大戲燃以四方奇伎異藝陳於端門街衣錦絳珥金翠者以十萬數又勅百官及百姓士女列坐棚閣而縱觀焉皆被服鮮麗歷終月而罷凡令交市店肆皆設帷帳盛酒食遺掌蕃率蠻夷與之貿易至處悉令邀延就坐醉飽而散穆嘉嗟歎謂中國為神仙帝稱矩至誠謂宇文述牛曰裴矩凡以陳奏皆世之成業朕未發矩輒以聞自非奉國孰能若此帝遣將軍薛世雄城伊吾令矩共往經略矩諷諭西域諸國曰天子為蕃人交易縣

遠所以城耳咸以爲然不復不競及還賜錢四十萬矩又
 白狀今反聞射匱潛攻麻羅後靺羅爲斯匱所迫竟隨使
 者入朝帝大悅賜矩貂裘及四域珍器後帝巡塞北幸啓
 人帳時高麗遣使先達于突厥故又不敢隱引之見帝矩
 因奏曰高麗地志孤竹國周代以之封箕子漢世分爲三
 郡晉氏亦統遼東今乃不臣列爲外域故先帝欲征之久
 矣但以楊諒不肖師出無功當此下時安得不事使此冠
 帶之境仍爲蠻貊之鄉今其臣朝於突厥親見啓人合
 國從化必懼皇靈之遠暢慮後服之先亡脅今入朝當可
 使也帝曰如何矩曰請面詔其估估從還本國遣語其王令
 速朝觀不然者當率突厥即日誅之帝納焉高元不用命

始建征遼之策王師臨遼以本官領武賁郎將明年復從
 至遼東兵部侍郎斛斯政亡入高麗帝令矩兼掌兵事以
 前後度遼功進位右光祿大夫時皇綱不振人以爲變節左
 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內史侍郎虞世基等用事文武多以
 賄聞唯矩守常無賦穢之響以是爲世所稱後以楊玄感
 初平帝令矩安集隴右因之會寧存問曷薩那部落遣關
 達度說寇吐谷渾類有虜獲部落整而還而奏狀帝大賞
 之後從至懷遠鎮詔護北蕃軍事矩以始畢可汗部衆漸
 盛獻策分其勢將以示女其弟比口設拜爲南面可汗

叱言不敢受始畢聞而漸怒矩又曰天厭本淳易可離間
由其內多有羣胡盡皆桀黠教導之耳臣聞史蜀胡悉尤
多奸計幸於始畢請誘殺之帝曰善矩因遣人告胡悉曰
天子大出珍物今在馬邑欲其蕃內多作交關若前來者
即得好物胡悉信之告始畢率其部落盡驅六畜爭進
冀先互市矩伏兵馬邑誘而斬之詔報始畢曰史蜀胡悉
忽領部落走來至此不肯可汗請殺之帝曰善矩因遣人
往報始畢亦知其狀由是不朝十一年帝北巡狩始畢率
騎數十萬圍帝於鴈門詔矩與虞素基宿朝堂以待顧問
又聞解之三京都屬州等可汗遣猶子率西蕃諸胡朝
貢謝罪宴之尋從幸江都宮四方盜賊蜂起郡縣上
奏者不可勝計矩言之帝怒遣諸京師接蕃客以疾不
行及義兵入關帝遣虞素基問矩方略矩曰太原有
變京畿不靜遙為處分恐事機唯願變與早還俄而驍
衛大將軍屈突通敗問至矩以聞而失色矩素勤謹未嘗
忤物又見天下方亂恐為身禍其一遇人多過其所望故
雖服役皆得其歡心時從駕驍果以有逐散帝憂之以問
矩矩曰今車駕留此已經二年驍果之徒悉無家口又無
匹合則不能久安臣請聽兵於此納室帝大喜曰公定
多智此奇計也因今年檢校為將士寺娶妻矩召江都境

內寡婦及未嫁女皆集宮監又召諸將帥及兵等悉其所
取因聽自首先有奸通婦女及尼女等並即配之由是
驍果等悅咸相謂曰裴公之惠也字又化及反矩晨起將
朝至坊門遇逆黨數人控矩馬詣孟京所賊皆曰不關裴
黃明既而化及從百餘騎至矩迎拜化及慰諭之令矩參
定儀注推秦王子浩為帝以矩為侍內隨化及至河北化
及僭帝號以矩為尚書右僕射加光祿大夫封蔡國公為
河北道宣撫大使及宇文氏敗為書建德所獲以矩隨代
舊臣遇之甚厚復以為吏部尚書總尚書右僕射建德起
自羣盜未有節文矩為之制定朝儀旬月之間憲章頗擬
於王者建德大悅及建德敗矩與其將曹口等於洛州
留守曰長史李公淹及大唐使人魏徵等說曰及齊善於
公矩歸順巨等從之乃令矩與徵公淹領曰及八靈舉山
東之地歸降授左庶子轉兵部尚書在讓之第六弟
謂之字上敬少有志節好書且言文宣末年民縱朝臣空有
言者謂之下書正諫言甚切直文宣將殺之白刃臨頸謂
之辭色不變帝曰癡漢何敢如此楊愔曰望陛下放以取
後世名帝投刀歎曰小子望我殺爾以取後世名我終不
成爾名遣人送出齊亡卒於虛關今
皇甫和者字長諧安定朝那人其先因官寓居漢中祖澄

南齊秦梁二州刺史之徽字子女梁安定略陽二郡守魏
王始二年隨其妻父夏侯道遷入魏道遷別上勳書欲以
徽為元謀徽曰創謀之始本不關預雖貪榮賞內媿於心
遂拒而不許梁州刺史羊靈祐重其敦實表為征虜府司
馬卒和十一而孤母夏侯氏才明有禮則親授以經書及
長深沈有雅量尤明禮儀宗親吉凶多相諮訪卒於濟陰
太守子華道以幹局知名位廣平令隋大業初比部郎和
弟亮字君翼九歲喪父哀毀有若成人齊神武起義為大
行臺郎中亮率性任真不樂劇職除司徒東閣祭酒思還
郡田不務乞梁州縣中即本郡也後降梁以母兄在北求還
梁武不奪也至黜無復宦情遂入白鹿山以泉石之清與
酒賦詩超然自樂復為尚書殿中郎攝儀曹事以參撰禮
代儀注封掄中男亮踈慢自任無幹務才母有禮儀大事
常令餘司攝焉性質朴純厚終無片言矯飾屬有敕下司
各列勤惰亮三日不上省又宣親詰其故亮曰一日雨一
日醉一日病酒又宣以其如實優容之杖脛三十而已所
居宅洿下標榜賣之將買者或問其故亮每答云為宅中
水淹不洩雨即流入牀下由此宅終不售其溥實如此以
妻散騎常侍聘陳使主以不稱免官後除任城太守病不
之官卒於鄴贈驃騎大將軍安州刺史

南齊書卷之六

二十一

裴果字茂昭河東聞喜人也祖思賢魏晉州刺史父遵齊
州刺史果少博懷有志略魏大昌中為陽平郡丞周文帝
嘗使齊州與果遇果知非常人密託附焉永安末盜賊蜂
起果從軍征討乘黃驄馬衣青袍每先登陷陣時人號為
蕭總年少永熙中授河北郡守及齊神武敗於沙苑果乃
率其宗黨歸闕周文嘉之賜田宅奴婢牛馬什物等從戰
河橋解玉壁圍摧鋒奮擊所向披靡大統九年又從戰二
山於周之前挺身陷陣禽不魏都督加賀婁焉邏蘭勇冠當
時眾人莫不歎服以此周文愈親待之補帳內都督遷帥
都督平東將軍後從開府相中平隋步陸以功加大都督

果之屏息遷司農卿又從大將軍尉遲迥討果率所
部為前軍開劔閣破季慶隆降楊乾運皆有功高祖三年
授龍州刺史封冠軍縣侯俄而州人張道李拓驅率百姓
圍通州城時糧仗皆闕兵士又寡果設方略以拒之賊便
退走於是果以功擊果戰破之旬日之間州境清晏轉陵
州刺史周之開帝踐阼除隆州刺史加持節驃騎大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為公歷復二州刺史果性嚴猛能
斷決抑挫豪右由是外無滯獄數州號為稱職在位贈
本官加絳晉建州刺史果諡曰孝子孝之嗣孝之幼聰敏涉

獵經史有譽於時
人甚有威邊之
裴寬字長寬河東聞喜
守父靜慮欽青光祿大夫
羣書強冠為州軍所稱
穆嘗謂其從弟又直曰
吾愛之重之汝可與之
游戲年十三以選為魏
孝明帝挽
郎釋褐負外散騎侍郎
及孝武西遷寬謂其諸
弟曰君臣
遊順大義昭然今天子
西幸理無東面以虧臣
節乃將家
屬避難於大石嶺獨孤
信鎮洛陽始出見焉時
汾州刺史

裴寬字長寬河東聞喜
守父靜慮欽青光祿大夫
羣書強冠為州軍所稱
穆嘗謂其從弟又直曰
吾愛之重之汝可與之
游戲年十三以選為魏
孝明帝挽
郎釋褐負外散騎侍郎
及孝武西遷寬謂其諸
弟曰君臣
遊順大義昭然今天子
西幸理無東面以虧臣
節乃將家
屬避難於大石嶺獨孤
信鎮洛陽始出見焉時
汾州刺史

裴寬字長寬河東聞喜
守父靜慮欽青光祿大夫
羣書強冠為州軍所稱
穆嘗謂其從弟又直曰
吾愛之重之汝可與之
游戲年十三以選為魏
孝明帝挽
郎釋褐負外散騎侍郎
及孝武西遷寬謂其諸
弟曰君臣
遊順大義昭然今天子
西幸理無東面以虧臣
節乃將家
屬避難於大石嶺獨孤
信鎮洛陽始出見焉時
汾州刺史

裴寬字長寬河東聞喜
守父靜慮欽青光祿大夫
羣書強冠為州軍所稱
穆嘗謂其從弟又直曰
吾愛之重之汝可與之
游戲年十三以選為魏
孝明帝挽
郎釋褐負外散騎侍郎
及孝武西遷寬謂其諸
弟曰君臣
遊順大義昭然今天子
西幸理無東面以虧臣
節乃將家
屬避難於大石嶺獨孤
信鎮洛陽始出見焉時
汾州刺史

裴寬字長寬河東聞喜
守父靜慮欽青光祿大夫
羣書強冠為州軍所稱
穆嘗謂其從弟又直曰
吾愛之重之汝可與之
游戲年十三以選為魏
孝明帝挽
郎釋褐負外散騎侍郎
及孝武西遷寬謂其諸
弟曰君臣
遊順大義昭然今天子
西幸理無東面以虧臣
節乃將家
屬避難於大石嶺獨孤
信鎮洛陽始出見焉時
汾州刺史

裴寬字長寬河東聞喜
守父靜慮欽青光祿大夫
羣書強冠為州軍所稱
穆嘗謂其從弟又直曰
吾愛之重之汝可與之
游戲年十三以選為魏
孝明帝挽
郎釋褐負外散騎侍郎
及孝武西遷寬謂其諸
弟曰君臣
遊順大義昭然今天子
西幸理無東面以虧臣
節乃將家
屬避難於大石嶺獨孤
信鎮洛陽始出見焉時
汾州刺史

裴寬字長寬河東聞喜
守父靜慮欽青光祿大夫
羣書強冠為州軍所稱
穆嘗謂其從弟又直曰
吾愛之重之汝可與之
游戲年十三以選為魏
孝明帝挽
郎釋褐負外散騎侍郎
及孝武西遷寬謂其諸
弟曰君臣
遊順大義昭然今天子
西幸理無東面以虧臣
節乃將家
屬避難於大石嶺獨孤
信鎮洛陽始出見焉時
汾州刺史

裴寬字長寬河東聞喜
守父靜慮欽青光祿大夫
羣書強冠為州軍所稱
穆嘗謂其從弟又直曰
吾愛之重之汝可與之
游戲年十三以選為魏
孝明帝挽
郎釋褐負外散騎侍郎
及孝武西遷寬謂其諸
弟曰君臣
遊順大義昭然今天子
西幸理無東面以虧臣
節乃將家
屬避難於大石嶺獨孤
信鎮洛陽始出見焉時
汾州刺史

裴寬字長寬河東聞喜
守父靜慮欽青光祿大夫
羣書強冠為州軍所稱
穆嘗謂其從弟又直曰
吾愛之重之汝可與之
游戲年十三以選為魏
孝明帝挽
郎釋褐負外散騎侍郎
及孝武西遷寬謂其諸
弟曰君臣
遊順大義昭然今天子
西幸理無東面以虧臣
節乃將家
屬避難於大石嶺獨孤
信鎮洛陽始出見焉時
汾州刺史

裴寬字長寬河東聞喜
守父靜慮欽青光祿大夫
羣書強冠為州軍所稱
穆嘗謂其從弟又直曰
吾愛之重之汝可與之
游戲年十三以選為魏
孝明帝挽
郎釋褐負外散騎侍郎
及孝武西遷寬謂其諸
弟曰君臣
遊順大義昭然今天子
西幸理無東面以虧臣
節乃將家
屬避難於大石嶺獨孤
信鎮洛陽始出見焉時
汾州刺史

被禽至河陰見齊之襄寬舉止詳雅善於占對之襄寬賞
異之解鎖付館厚加禮遇寬乃裁所卧甃夜縫而出因得
遁還見於周之帝帝顧謂諸公曰被堅執銳或有其疾
風勁草歲寒方驗襄寬為高澄如此厚遇乃能冒死歸
我雖古之竹帛所載何以加之乃手書署寬名下授持節
帥都督封夏陽縣男即除孔城城主十六年遷河南郡守
以鎮孔城廢帝元年進使持節車騎將軍儀同三司散
騎常侍周孝閔帝踐阼進爵為子爵在孔城十三年與齊
洛州刺史獨孤心業相對心業有計謀多譎詐或聲言春
終秋乃出心業或說消息格心而卒一覽其情出心
邊事無不悉之天和三年除溫州刺史初陳氏與周通和
每脩睦好自華皎附後乃圍寇掠泗州既接敵境於是以
寬為泗州刺史陳將程靈洗攻之方展城陷陳人乃執寬
至揚州尋被送嶺外經數載復還建鄴遂卒於江左子義
宣後從御止杜果使於陳始得將寬振還隋開皇元年文
帝詔贈襄鄧二州刺史義宣位司金二命士合江令寬弟
漢字仲霄操尚弘雅聰敏好學嘗見人作百字詩一覽便
誦魏孝武初解褐自外散騎侍郎大統五年除大丞相府
主曹行參軍轉黑善漢善人續尤便簿領理識明贍斷割
如流相府為之語曰日下繁爛有裴漢武成中為司車路

下大夫與工部郎彦大府高實等參議格令每較量時事
必有條理天和五年加軍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漢少有宿
疾拍帶虛羸劇職煩官非其好也時晉公護擅權搢紳等
多詣附之以圖任進漢直道自守故八年不從職性不飲
酒而雅好賓游每良辰美景必招引時彦宴賞留連間以
篇什當時人物以此重之自寬沒後遂斷絕游從不聽琴
瑟歲時伏臘哀慟而已撫養兄弟子情甚篤至借人異書
必躬自錄本至辛疾亦彌年亦未嘗釋卷一贈晉州刺史
子鏡人少聰敏少獵經史為大將軍譚公會記室參軍素
遷春官府都士仕隋位兵曹郎漢弟尼之景尼性弘雅

有器局位御正下大夫卒贈隨州刺史子之隱趙王招府
記室參軍之隱弟師人好學有識度見稱於時起家秦王
贊府記室參軍仍兼侍讀寬族弟鴻少恭謹有幹略歷官
內外周天和初拜郢州刺史轉襄州總管府長史賜爵高
邑縣侯從衛公直南征軍敗遂沒尋卒於陳朝廷哀之贈
豐資遂三州刺史

裴被字嵩和河東解人也祖思舉秀才拜議郎分陝西
河郡守贈晉州刺史煥年七歲猶不能言後於洛城見羣
鳥蔽天從西來舉手指之而言遂志識聰慧有異常童年
十三遭父憂哀毀有若成人將擇葬地而行空中有人曰

童子何能葬於桑東封公侯俠懼以告其母母曰神也吾
聞鬼神福善爾家未嘗有惡當以吉祥告汝耳時俠宅側
有大桑林因葬焉州辟主簿舉秀才魏正光中解巾奉朝
請稍遷義陽郡守元顥入洛使執其使人焚其赦書孝莊
嘉之授東郡太守帶防城別將及孝武與齊神武有隙徵
臣俠率所部赴洛陽武衛將軍王思政謂曰當今權臣擅
命至室日卑若何俠曰宇文泰為三軍所推居百三之地
所謂已操戈矛豈肯授人以柄雖欲撫之恐是據於荻藜
也思政曰奈何俠曰圖歡有立至之憂西巡有將來之慮

關右日臨一日徐思其且耳思政然之乃進俠於帝

授左中郎將及帝西遷俠將行而妻子猶在東郡梁陽黃
偉謂俠曰天下方亂未知烏之所集何如東就妻子徐擇
木焉俠曰既食人祿寧以妻子易圖也遂從入關賜爵清
河縣伯除丞相府士曹參軍大統三年領鄉兵從戰沙苑
亮鋒陷陣俠亦力竭至是周文帝嘉其勇決乃曰仁者必
勇因命名俠焉以功進爵為侯王思政鎮玉壁以俠為長
史齊神武以書招思政思政令俠草報書甚壯烈周文善
之曰雖魯仲連無以加也除河北郡守俠躬履儉素愛人
如子所食唯菽麥藟菜而已吏人莫不懷之此郡舊制有
漁獵夫三十又以供郡守俠曰以口腹役人吾所不為也

卷之二十一 上 十一

乃悉罷之又有丁二十人供郡守役俠亦不以入私竝收
庸爲市官焉歲時既積焉遂成羣去職之日一無所取人
歌曰肥鮮不食丁庸不取裴公貞惠爲世規矩俠嘗與諸
牧守俱謂周文周文命俠別立謂諸牧守曰裴俠清慎奉
公爲天下之最令衆中有如俠者可與之俱立衆皆默然
無敢應者周文乃厚賜俠朝野服焉號爲獨立使君又撰
元世伯祖貞侯潛傳述裴氏清公欲使後生奉而行之宗
室中知名者咸付一過從弟伯鳳世彥時竝爲丞相府佐
笑曰人生仕進須身名竝裕清苦若此竟欲何爲俠曰夫
清者益職之本儉者持身之具况我太宗世濟其美故能
固其窮則非慕名也志在自脩懼辱先也翻被嗤笑知復
何言伯鳳等慙而退再遷郢州刺史加儀同三司梁竟陵
守孫高鄴城守張建竝以郡來附俠見之密謂人曰高目
動言肆輕於去就者也建神情審定當無異心乃馳啓其
狀周文曰裴俠有鑒深得之矣遣大都督許貴鎮竟陵而
鄴城竟不遣監統及柳仲禮軍至高還以郢叛卒如俠言
尋轉大將軍拓州刺史徵拜雍州別駕周孝閔帝踐阼除
司邑下大夫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爲公遷
戶部中大夫時有姦吏主守倉儲積年隱沒至千萬者及

俠在官勵精發擿數旬之內姦盜略盡轉工部中大夫有
大司馬掌錢物典李貴乃於府中悲泣或問其故對曰所
掌官物多有費用裴公清嚴有名懼遭罪責所以泣耳俠
聞之許其自貴自言隱實錢五百萬俠嘗遇疾沈頓主
友息多忽聞三鼓便即驚起顧左右曰可向府耶所苦因
此而瘵晉公護聞之曰裴俠危篤若此而不廢憂公因聞
鼓聲疾病遂愈此豈非天祐其勤恪也又司空許國公字
文貴小司空北海公申徵並來候俠疾所居第屋不免霜
露貴等還言之於帝帝矜其貧苦乃為起宅并賜良田十
頃奴隸耕耨糧粟莫不備足搢紳咸以為榮卒於位贈太

子少師蒲州刺史諡曰貞河北郡前功曹張回及吏人等
感俠遺愛乃作頌紀其清德焉子祥性忠謹有理劇才少
為城都令清不交俠斷決過之後除長安令為權貴所憚
遷司倉下大夫俠之終也以毀卒祥弟肅
肅字神封貞亮有才藝少與安定梁毗同志友善天和中
舉秀才累遷御正下大夫以行軍長史從韋孝寬征淮南
屬隋文帝為丞相肅聞而歎曰武帝以雄才定六合墳土
未乾而一朝遷革豈天道歟文帝聞之甚不悅由是廢于
家開皇五年授膳部侍郎歷朔州總管長史貝州長史俱
有能名仁壽中肅見皇太子勇蜀王秀左僕射高穎俱廢

黜遣使上書曰高頌天挺良才元勳佐命願錄其大功忘
其小過二庶人得罪已久寧無革心願各封小國觀其所
爲若得遷善漸更增益如或不悛則非晚言奏上謂楊
素曰肅憂我家事如此亦至誠也於是徵肅入朝皇太子
聞之謂左庶子張衡曰使勇自新欲何爲也衡曰觀肅意
欲令如吳太伯漢東海王耳太子甚不悅肅至京見上於
含章殿上謂曰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後宮寵幸不過數人
自勇以下並皆同母非爲愛憎輕事廢立因言勇不可復
收之意旣已罷遣之未幾上崩煬帝嗣位不得謂者公之
肅亦杜門不出後執政者以嶺表遐遠希旨授肅永平郡
丞甚得美人心歲餘卒莫徠思之爲立廟於鄞江之浦有
子尚賢

裴文舉字道裕河東聞喜人也祖秀業魏天水郡守贈平
州刺史父邃性方嚴爲州里所推挹大統三年東魏來寇
邊方糾合鄉人分據險要以自固及李弼略地東境遂爲
之鄉導多所降下周文帝嘉之特賞衣物封澄城縣子卒
於正平郡守贈儀同三司定州刺史文舉少忠謹涉獵經
史大統十年起家奉朝請時周文帝諸子年幼盛簡賓友
文舉以選與諸公子游雅相欽敬未嘗戲狎遷著作郎中
外府參軍恭帝二年賜姓賀蘭氏周恭閔帝踐阼襲爵澄

城縣子齊公憲初開幕府以文舉為司錄及憲出鎮劍南復以文舉為總管府中郎武成二年就加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蜀土沃饒商販百倍或有勸文舉以利者文舉答之曰利之為貴莫若安身身安則道隆非貨之謂是以不為非惡好也憲於其貧窶每欲資給之文舉恒自謙遜辭多受少保定三年遷絳州刺史遂之任正平也以廉約自守每行春省俗單車而已及文舉臨州一遵其法百姓美而化之總管韋孝寬特相欽重每與談論不覺膝前於席天和初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尋為孝寬在國府司馬六年入為司憲中大夫進爵為伯轉軍司馬

文舉少喪父其兄又在山東唯與弟璣幼相訓養友愛甚篤璣又早亡文舉撫視遺孤逾於已子時人以此稱之初文舉叔父季和為曲沃令終於聞喜川而叔母韋氏卒於正平縣屬東西分隔韋氏墳隴遂在齊境及文舉在本州每加賞宴齊人感其孝義濟相與結以韋樞西歸竟得合葬六年除西青州刺史宣政元年卒於位子曹嗣位至大郡督子神安邑通守有子知禮

裴仁基字德本河東人也祖伯鳳周汾州刺史仁基上儀同仁基少驍武便弓馬平陳之役以親衛從征先登陷陣拜儀同賜物千段以本官領漢王諒府親信諒及仁基著

謀見囚諒敗超拜護軍後改授武賁郎將從將軍李景討
叛蠻向思多於黔安以功進銀青光祿大夫擊破吐谷渾
加授金紫光祿大夫斬獲寇掠靺鞨拜左光祿大夫從征
高麗進位光祿大夫李密據洛口帝令仁基為河南道討
捕大使據武牢拒密仁基見強寇在前士卒勞瘁所得軍
資即用分賞監軍御史蕭懷靜止之衆咸怒懷靜靜又
陰持仁基長短欲有奏劾仁基懼殺懷靜以其衆歸密密
以為河東郡公其子行儼驍勇善戰密復以為絳郡公甚
相愛暱王世充以東都食盡悉衆詣偃師求決戰密與諸
將計仁基曰世充盡銳而至洛下必虛可分兵守其要路

令不得東簡精兵三萬傍河西出以逼東都世充却還我
且按甲世充重出我又逼之如此則我有餘力彼勞奔命
兵法所謂彼出我歸彼歸我出數戰以疲之多方以誤之
者也密曰公知其一不知其二東都兵馬有三不可當擊
械精一也決計而來二也食盡求鬪三也我按兵蓄力以
觀其弊彼求鬪不得欲走無路不過十日世充之首可懸
於麾下單雄信等諸將輕世充言謂戰仁基苦爭不得密
難違諸將言戰遂大敗仁基為世充所虜世充以仁基父
子並驍勇深禮之以兄女妻行儼及偕等號署仁基為禮
部尚書行儼為左輔大將軍行儼無戰所當皆拔摩號為

人敵世充憚其威名頗加猜防仁基知之甚不自安遂與
世充所署尚書左丞宇文儒童尚食直長陳謙祕書丞裴
德本等謀令陳謙於上食之際持匕首劫世充行儼以兵
應之事定然後輔越王同事臨發將軍張童兒告之俱為
世充所殺

論曰裴駿雅業有資器行仍世所以布於列位不替其美
任舊器能位望有可稱乎伯茂才名亦時之良也元化以
文學傳業而又脩史著美讓之弟兄脩身厲行觀夫出處
之跡良足稱乎矩學涉經史頗有幹局至於恪勤匪懈夙
夜在公求之古人殆未之有與聞政事多歷歲年雖艱危
亂之中未虧廉謹之節然與時消息承約至風以自使高昌人
翻懷吾獻地聚糧且未師出王門關右騷然頗亦矩之由
矣果及長寬早知去就而寬淪迹異域蓋乃命乎嵩和廉
約居身忠勤奉上人懷其惠吏畏其威雖古之良吏何以
加此肅歷官周隋志存鯁正竟而忠誠慷慨犯忤龍鱗固
知妾婦憂宗周之亡處女悲太子之少非徒語也文學舉之
在絳州世載清德辭多受少有廉讓之風焉仁基以武略
覓知自非顯烈竟而蹈履非所身名墜壞時也

